野語

單

横山三家

拾枚之

一極未成

有之可候

攷至齋錄履歷目錄

Carpentier

攻玉齋謾錄目錄

洪判書字遠店夜不干淫婦

燕山朝李校理娶柳匠女隱身

許憒僅庵青道得金還主

李貞翼公浣道遇一總角

黃判書嶺伯時殺愛恩山僧

趙豐原嶺伯時治茶若獄事

皇明人爲緇痛哭 孝宗

貞聖公少時獵山得妾

安東倅親朋爲却書乞

武弁濟牧居治大貪

海豐君鄭孝俊娶李兵使家

延原府院君李光庭楊牧時嫁五處女

金監司緻死爲閻羅王
金倡義使千鎰妻姪𥇀退倭
清風金祖先學趙秉靜好歟
權判書檣回甦壽八十
新婦逐虎救夫
高裕淸白金吏納券
新婦衆人中捧標於新郎



攻玉齋謾錄

古有一宰相為關西伯有獨子而宰去時有童妓與其子同庚而容貌佳麗與子相押恩情之篤如山如海及箕伯之遞歸其父母憂其子不能斷情而別妓問曰汝與其妓有情今日倘能割情而決然歸去否其子對曰此不過風流好事有何繋戀之可言乎其父母韙而喜之發行之日其子別無惜別之意及其歸使其子肄業山寺俾勤三餘之工生讀書山房而一日之夜大雪初霽皎月滿庭獨倚欄檻悄然四顧萬籟收聲千林闃寂若雲間獨鶴失羣而悲鳴嵓穴孤猿嗅侶而哀號生於此時心懷愀然関西其妓忽然入想其妍美之態端麗之容杳然在目相思之懷如泉湧出欲忘未忘終不可抑因坐而苦俟晨

鍾不使傍人知之而獨自躡草履佩如干盤費步出山門
直向關西大路而行翌日諸僧及目忠之人大驚搜索終
無形影告于其家擧家驚惶遍尋山谷而不得意其
虎豹所囕其悲寃罔痛之狀無以形言矣生間關作行々
幾月僅到漢城即訪其妓之家則妓不在焉只有其老嫗
生之行色草草冷眼相對全無欣歡之心生問曰君之女何在對
曰方入於新使道子弟守廳一入之後尚不得出來然而書
房主何爲而徒步而來也生曰吾以君女思想之故柔腸斷
盡不遠千里而來者全爲一面之地也其母冷笑曰千里他鄉空
然作虛行矣吾女在此而吾亦不得相面何況書房主乎不如
早自還歸言罷還入房中少無迎接之意生乃慨然出門
而無可向處因念營吏房曾親熟且多受恩於其父者直

訪之因問其家而往見則大吏其驚起而迎之坐曰書房
主此何舉也以貴价公子千里長程徒步此行誠是夢
寐之所不到也敢問此來何為生告之故其吏掉頭曰大難
〻〻見今新使道子弟寵愛此妓跬步不暫移案無相
面之道姑暫留小人之家幾日徐圖可見之機因接待款
洽生留數日天忽大雪令則有一面之會而未知書房能
符之否告若使吾一見其妓之面則死且不避何況其外
事乎吏曰明朝調發邑底民丁將掃雪營庭以書房主
充於丹室掃雪之役則或可瞥眼相面矣生欣然從之換着
常賤之衣冠混跡入於掃雪役丁頃之後房門開處麗女凝
粧而出立於曲欄之頭玩雪景生停掃而注目視之厥女忽
然色變轉以入房更不出來生心甚恨之無聊而出其吏問

曰得見厥妓否生曰霎時見面仍道其入房不出之狀且笑
曰妓既情態本自如此較冷暖而送舊迎新何足責也生自念
行色進退不得心甚悶矣厥妓一見生之面目心知其下來款
出見一面而甚奈丹室暫不得使離何仍心思脫身之計忽
而揮涕作悲苦之狀丹室驚問曰汝何作此樣也妓掩抑而
對曰小人無他兄弟故小人在家之日親自掃雪於亡父之墳上
矣今日大雪無人掃雪是以悲之丹室曰若然則吾自使一隸
掃之矣妓止之曰此非官事當此寒冱使渠掃雪於不當
之小人先山則小人及小人之亡父必得無限辱說此則大不
可小人暫往而掃之旋即入來無妨矣且父之墳在於城外未
十里之地來去之間不過數食頃矣丹室憐其情事而許之
厥女即往其母家問曰某家書房主豈不來此乎母曰數

日前暫時来見而去矣妓曰来則何不使留之母曰汝既
不在留之何益妓曰向何處去乎母曰吾亦不問彼亦不言
而去矣妓呑聲而責其母曰人情固如此乎彼以卿相家貴
公子千里此行全爲見我而来則母親何不挽留而遁我乎
母以冷落之色相接彼肯留此乎仍揮涕不已欲訪其所
處而無處可問忽念前等吏房無親近丹室無或寄
宿於其家耶仍忙步往尋則果在矣相與執手悲喜交
切而妓曰妾既一見書房主則斷無相捨之意不如從此
相携逃避矣因還其家則其母適不在搜其以箱籠中所
儲五六百銀子且以渠之資粧貝物作一負卜貰人背負
還往其吏家使之貰得二匹馬吏曰貰馬往來之際蹤迹
易露吾有數匹健馬可以贖之又出四五十兩錢俾作路

需生與厥妓即拋發行向陽德盃山之境買舍於靜僻處
以居焉伊日覺母怪其妓到晚不來使之探之則頓無
形影問于其母則母亦驚惶而不知去向使人四索而終無
形影矣厥妓整頓家事謂生曰郎既背親而作此行則
可謂父母之罪人也贖罪之道惟在於登科決科之道惟在
於勤業衣食之憂付之於妾自今讀之做之用工倍他[illegible]激
可以有爲使通書母之賣者不許價而買之自此勤業科工
日就如是而過五六年後國有大慶方設科取士女勸生作覲
光之行行資準備後送之生上京不待入其家寓於旅舍
及期赴場懸題後一筆揮灑呈券而待榜榜出生嵬參
第一人矣自上招來判近榻前而教曰曾聞卿之獨子讀
書於山寺爲佛覺去云矣今見新榜壯元秘封則的是卿之

子而職御何為而大司憲也是可訴也吏判俯伏白臣亦疑訴
而臣之子決無生存之理或有姓名相同之人而然也然父
子之同名亦異事且朝班宰列寧有臣名之二人乎誠莫
曉其故也上使之呼新來吏判俯伏榻下而及新恩承命入侍
則果是其々子父子相持暗々揮淚不忍相捨上異之使之近
前詳問其委折新恩俯伏而起攀其背親逃寺之事掃雪磬
庭之举以至與妓逃避做工登科之由一々詳細奏達上拍案稱
奇而教曰汝非悖子乃是孝子也汝妾之節概志慮卓越
於他不知賤倡之類乃有如此人物則不可以賤倡待之可陞
為副室即日下諭関西道臣使之治送其妓新恩謝恩而
退隨其父還家々中上下慶喜之狀溢於内外封内職
御書之以大司憲蓋是上山時所帶職故也妓名紫蘭字

玉簫仙云爾

○沈一松嘉靖早孤失學自編與時全事豪客日夜往來於狹斜青樓公子王孫之宴歌姬舞女之會無處不往蓬頭突鬢破履弊衣少無羞恥人皆目之以狂童一日又赴權宰宴、席雜於紅綠叢中唾罵而不顧頤逝而不去妓中有少年老妓一朶紅者新、自鄉上來容貌歌舞獨步一世沈童慕其姿色接席而坐紅少無厭惡之色時以秋波微察其動靜之意仍起如廁以手招沈童起以從之則紅附耳語曰君家何在沈童詳言其洞第幾家紅曰君須先往妾當隨後即往矣幸俟之妾不失信矣沈童大喜過望先歸家掃塵而俟之日未暮紅果如約而來沈童不勝欣幸與之接膝而酬酌一童婢自門而出見其狀四

告於其大夫人〻〻以其子之狂悖爲憂方欲招以責之紅
催呼童婢以來曰吾將入謁於大夫人矣沈童如其言呼婢
徒通則紅入內拜於階下曰某是鄙山新來妓某也今日
某宰家宴會適見貴宅道令主矣諸人皆以狂童目之
而以賤妾之愚見可知其大貴人氣像然而其氣太麁粗
可謂色中餓鬼今若不得抑制則將至不成人之境矣不
如因其勢以利導之妾自今日爲道令斂迹於歌舞花
柳之場與之周旋於筆硯書籍之間冀其有成就之道
矣未知夫人意下如何妾如欲情或而有此言則何必取貪
家寡宅之狂童乎妾雖侍側決不使任情受傷矣此
則無慮爲夫人曰吾兒早失家嚴不事學業全事狂蕩
老身無以制之方以是晝宵患心矣今爲何來好風吹

送如海佳人使吾家之狂童得至成就則可謂莫大之恩
也吾何娼何疑然而吾家素貧朝夕難繼海以豪奢之妓
女其能忍飢寒而留乎此紅曰此則少無所嫌萬望勿慮
爲遂自今日絕迹於娼樓隱身於沈家其梳頭洗垢之
御終是不怠日出則使之挾冊學於隣家歸後坐於案
頭晨夕勤課嚴立科程少有怠意則勃然作色以別去
之意恐動沈童愛而憚之課工不懈及到議親之時沈童
以紅之故不欲娶妻紅知其意詰其故乃嚴責曰君以名
家子弟前程萬里何可因一娼妓而欲廢大倫乎妾決不
欲因妾之故而使之亡家矣妾則從此去矣沈童不得已娶
妻紅下氣怡聲洞洞屬屬事之如老夫人使沈童定日限四五
日入內房則一日許入其房如或違期則必掩門不納如是者

數年矣沈童厭学之心尤倍於前一日投書於紅而臥曰汝雖
勤於勸課其於吾之不欲何紅度其怠惰之心不可以口舌
爭也乘沈童出外之時告于老夫人曰阿郎厭讀之心近日尤
甚雖以妾之誠意亦無奈何矣妾從此去辭矣妾之此去即
激勸之策也妾雖出門何可永辭乎如聞登科之報則須當
即地還來矣乃起而拜辭夫人執手而泣曰自汝之來吾家狂
宕之兒如得嚴師幸免世家學者皆汝之力也今何仍一厭讀
之微事舍我母子而去也紅起拜曰妾非木石豈不知別離之
苦乎然而激勸之道惟在於此一条阿郎歸問妾之告辭而去
以決科後更逢為約之言則必也發憤勤業矣遠則六七年
近則四五年間事也妾當潔身而處以候登科之期幸以此意
傳布于阿郎是所望也仍慨然出門遍訪老寡無內眷之

家得一處見其主人老宰曰禍家餘生苦無托身之所願得
側婢僕之列俾效織誡針線酒食謹當看檢矣其老宰見
其端麗聰慧情而愛之許其任接紅自其日入廚備饌極其
甘旨適其食性老宰尤奇愛之仍曰老人以奇窮之命幸得
如汝者衣服飲食便於口體今則倚賴有地吾既許心汝亦殫(竭)
誠自今結為父母之情可也使之入處內舍以汝(太女)呼之沈生歸
家則紅已無去處怪而問之則其母夫人傳其臨別時言而責
之曰汝以厭劉(學)之故至於此境將以何面目立於世乎既以汝
之登科為期其為人也必無食言之理汝若不得決科則此生
無更逢之期矣惟汝意為之沈生聞而悶然如有失矣數日
遍訪於京城內外終無蹤迹乃矢于心曰吾為一女之所見
棄以何顏面對人彼既有登科相逢之約吾當刻意工課

為故人相逢之地如不科名而不如約則生以何為遂杜門謝
客晝宵不撤其做讀幾過數年蒐捷龍門生以新恩遊
街之日遍訪先進老宰即沈之父執也歷路拜謁則老宰
欣然迎之叙古話今留與從容做話而已自内饋膳新恩見
盃盤饌品愀然變色老宰怪而問之則遂以紅之始末詳言
且曰侍生之刻意做業期於登科者全為故人相逢之地也
今見饌品則宛是紅是所為也故自爾傷心矣老宰問其年
紀狀貌而言曰吾有一鬟券女而不知所從來矣無乃此女乎
言未畢忽有一佳人推後窓突入抱新恩而痛哭新恩起
拜於主人曰尊丈今則不可不許此女於侍生矣主人曰吾
於垂死之年幸得此女以為命今若許送則老夫如失左右
手矣事甚非處而其事也甚奇相愛也如此吾豈忍不

許新是起拜而僕〻稱謝時日已昏黒共紅并騎一馬以
䏻火導前而行及門庭呼母夫人曰紅娘来矣其母夫人
不勝奇喜履及於中門之内執紅之手而升階喜溢于堂
復續前好況後為天官郎一夕紅歛袵而言曰妾之一端誠
心専為進賜之成就十餘年念不及他吾鄉父母之安否亦不
遑問矣此是妾之日夜拊心者也進賜今當可為之地幸為
妾而為錦山宰使妾得見父母於生前則至恨畢矣沈曰
此至易之事也乃治疏乞郡果為錦山倅挈紅偕往赴任
之日問紅之父母安否則果無恙過三日紅自官府盛備酒
饌而往其本家拜見父母會親戚堂三日大宴衣服需用
之資極其豊厚以遺其父母而言曰官府異於私室官家
之内室尤有別於他人父母共兄弟或如因緣而頻數出入則

於今言累官筵見令入衙入之後不得更出亦不得頻頻相通以在京卿知之勿復往來相通以嚴內外之分仍拜辭而入一未相通于外幾過半年內婢以小室之意來請入通有事未即起入婢子連續來請以怪之入內而問之則紅着新件衣裳鋪新件枕席別無疾恙而頽帶悽愴之色而妾言曰。於今日永訣進賜而長逝之期也願進賜保重長享榮貴而勿以妾之故而疚懷爲妾之遺體幸乃葬於進賜先塋之下是所願也言罷奄然逝沒出哭之痛仍曰吾之出外念爲紅娘之故也今爲渠已死我何獨留仍呈辭單而西遁以其柩同行至錦江有錦江秋雨銘旌濕疑是佳人別淚時之句即悼亡詩也

○楊蓬萊士彥之父以蔭官爲靈岩郡守受由上京還官

之路未本郡一日程曉起作行未及店舍人馬夜困為尋路傍間舍為中火之計時當農節人皆出野村中一空一箇村舍只有一女兒年可十一二歲對下隷而言曰吾將炊飯行次須暫接於吾家可也下隷曰汝以年幼之兒何可炊飯而供饋行次乎對曰此則無慮須即行次好矣一行無奈何入門則其女子淨掃房舍鋪席而迎之謂下隷曰行次進支米自吾家辦出矣只出下人各名之粮可也構俾細察其女兒則容貌端麗語言清朗少無村女之態心甚異之及進支飯則其清潔鮮淡絕異常品上下之人皆嘖嘖稱奇構俾招使近前而問年幾許對曰十二歲矣又問汝父何為對曰此邑將校而朝與吾母出野鋤草矣構俾奇愛之乃出箱中青紅扇各一而給之戲言曰此是送綵於汝之需謹

受之其女子聞其言郎入房中出公箱中紅色襖而鋪之
前曰此扇置之此襖之上楊倅問其故曰郎是禮幣則莫重
禮物何可以手授受乎一行上下莫不稱奇楊倅遂出門而
作行到那後忘之過數年後門卒入告云隣邑某處校某
來謁汲通刺矣使之入來則即素昧之人也楊倅問曰汝之姓
名云何因緣何來見其人拜伏而言曰小人即某邑之校也
官司有昨年京行回路有中火於小人之家而時有一女兒
炊飯接待之事乎楊倅曰然矣又曰伊時或有信物之給
者乎曰不是信物吾亦愛其女兒之伶俐以色扇賞矣
其校曰此兒即小人之女兒也今年爲十五歲矣方欲議
婚擇婿矣女兒以爲吾受靈岩官司禮幣矣死不之
他云云故以一時戲言何可信之欲使改之則以死爲限等

諾詩之雖四其心迴不得已來告矣楊倅笑曰汝女之
好意吾何忍背之汝須擇日以來吾當迎來矣及去期以
禮迎之為小室時楊倅適鰥居以其女處內之正室而主
饋飲食衣服無不稱意及迨歸本第其撫愛嫡子女
篤儀諸婢僕各盡其道至於一門宗族無不得其歡心
譽聲播於上下内外產一子即蓬萊也神彩俊逸眉
目清秀政是仙風道骨歲年之後楊倅作故哀毀如
禮成服之日宗黨咸集蓬萊之母踞坐而出一言曰令
日列位齊會諸表人在庭妾有一奉托之事其能肯
許乎衆人曰以庶母之賢淑而欲托者吾輩安得有
不從之理乎諸宗之答亦然乃曰妾有一子而作人不至
愚迷然而我國之俗自來賤孽渠雖成人將爲閑之諸

位之子雖見愛無間而妾死之後將服庶母之服矣如是則嫡庶懸殊矣此兒將何以行去妾當於今日自決若於大喪中彌縫則庶母無嫡庶之別矣幸望列位哀憐將死之人勿使飲恨於泉下諸人皆曰此事吾輩相識好樣道理俾無痕迹矣何乃以死為期乎蓬萊母曰列位之意雖甚可感卻不如一死之為愈矣言罷自懷中出小刀自刎於榻座之庭前諸人皆大驚而嗟惜曰此人也以賢淑之性以死自決而如是勤托逝者之托不可孤也遂相識而嫡兄輩視若親兄弟少無嫡庶之別蓬萊長成之後位至士大夫之職名滿一國人不知為庶類云耳

○廣州慶安郁有一鄭姓人以蔭官官至任宰縣監小時家甚赤貧躬執耒耟而耕田一日早朝出野而耕此是大路邊

忽有一箇豪悍之奴着白氈笠乘騣馬横馳而過鄭生無
心而見之矣其行已遠偶爾見之則路邊落下袱封鄭以手
拳之則頗重而十襲封之鄭意其為俄者過人遺失仍持
而來埋于田頭耕田有（自）若過半日後俄所過之漢回馬而來
問曰彼耕田者自朝至于今而在此耕之乎答曰然矣又曰
若然則君或見路傍遺失之物乎對曰果不見矣來知遺失
者果何物其人曰某是湖中宰相家（宅）奴子仍主人令付上
京而賣得捧舍価銀五百兩而馱之此馬乘而下去俄遺
酒後作行未知遺失於何處君若得之則可還我我當
以半酬之答曰未知封標何如其人曰如斯〻〻鄭笑曰俄者
果有所得欲待主而還之埋之于此仍掘而與之其人稱謝
不已欲以其半與之鄭掉頭曰既有欲於此物則全數藏之

可也何乃欲其半乎物各有主斯速持去吾雖貧士之人不
願此等之財其人熟視曰君無奈班族乎曰然矣其人無顯陁
吟望遠山而坐者半晌忽有激上下淚鄭怪而問之答曰而今
吾以實狀言之吾是寇大賊也此是銀封而銀與馬俱偷出者
也大凡天之生斯民也無論貴賤天性同一行善乃以赤立之勢
至於躬耕不顧白來之財而待其主而還吾則乘昏入他人
之家攘竊財貨甚至殺人而奪之公是何人我是何人善
惡之懸殊如是之安得不悲乎仍折開銀封碎于石上而
飄之風前又解卜而出緞屬以刀裂之又以其馬解韁而
驅出路上曰任彼所之仍拜于前曰如公之仁善高潔之
人吾何忍離去自今願為奴隸服事鄭曰吾家素貧
汝何忍飢而從我汝須擇可依賴處往焉其人曰吾本無

妻子只此單身而已衣食何可貽憂於公也只借門外一間房而依以為生鄭辭之不得與之同歸處于門外一間破屋矣其人自其後以捆屨為業而不貳其價雖毫不取於人至於老死而不去事亦奇矣鄭蔚山光殷判書實之孫詳道其事云爾

○柳西崖成龍居安東地家有一叔為人蠢〻無識可謂菽麥不辨家間號曰癡叔心甚易之癡叔每曰吾有從容可道之言而君之家每悤喧撓如有〻客静穼之時可請我〻有于萬緊說話云〻矣一日適〻無人而從容矣使人請癡叔則叔以弊冠破衣昂然而來曰吾欲與君賭一局棊未知如何西崖曰叔父平日未嘗着棊今忽對局豈非侄之敵手也蓋西崖之棊法高於一世者也叔曰高〻何論姑且

對局可也西崖强而對局心竊許之甚叔先着一子未至
半局而西崖之局勢全輸不敢下手始知其叔韜晦循伏
而言曰猶父猶子之間半生同處如是相欺下懷不勝抑欝
從今願安承教叔曰豈有欺君之理哉適偶然耳君既出
身於世路則如我草野之人有何可教之事乎然而明日必
有一僧来訪而請宿矣切勿許之雖千萬哀乞而終始牢
拒使之稍後草菴而寄宿可也銘心勿誤西崖曰謹奉教
矣及到其日忽有一僧通刺使之入来狀貌堂々年可三四
許十人也問其居江陵五臺山矣為覧嶺南山川下来徧覽
名勝今方渡路而竊伏聞大監清德雅望為當世第一云
故以識荆之願来謁今則日勢已晩願借一席而寄宿以
為明朝發行之地矣西崖曰家間適有事故今不可以生

而人留宿此郁後有佛菴可於此中宿矣待朝下來可矣
其僧萬端懇乞而一向牢辭僧不得已隨倭向郁後之菴
此時夜叙以婢子粧出余坐㨾自家作居士㨾以繩巾布褐
出門合掌拜而迎之曰何來尊師降臨于薦陋之地僧答禮
而入坐定之居士使舍坐精備夕飯而先以一盞旨酒待之僧
飲而甘之曰此酒之清冽非常何處得來對曰此老媼即此
邑之酒妓老退者也尚有舊日手段而然也願尊師勿
嫌冷淡而盡量則幸矣仍進夕飯山菜野蔬極其精潔
其僧能喫而泥醉昏倒矣夜深後始覺而胸膈悶欝擧
眼視之則其居士騎坐胷腹之上手執利刀張目叱之曰
賤僧焉敢如是汝之渡海日吾已知之汝其瞞我乎汝若
吐實則或有饒貸之道而不然則汝命盡於即刻矣從

寀宜告可迅其僧哀乞曰今則小僧之死期已迫矣何可
一毫相欺乎小僧果是日本人也回伺平秀吉方欲發兵謀
陷本國而所忌者獨尊家大監故使小僧先期來此以為先
圖之地矣今者現露於先生神鑑之下幸伏望寄我一縷
殘命則誓不敢復作此等事矣痴叔曰我國兵禍乃是
天數所定雖容人力故吾不欲逆天行事而吾鄉則能免兵革
之禍吾在矣優可救濟倭兵如蹈此鄉之地則俱不旋踵矣
如汝螻蟻之命斷之何益寬汝老頭而送之使傳于平秀
吉使知我國之吾在矣何以釋之其僧百拜稱謝曰不敢、
、抱頭鼠竄而去歸見秀吉備傳其事秀吉大驚果勅
軍中以渡海之日無敢近安東一步地一境賴以安過矣
○驪州地古有許姓儒生家甚貧寠不能自存而性甚仁

學有三子使之勤学自家躬自乞粮于親知之家以繼書粮無論知與不知皆以許之仁善來必善待而優助粮資矣數年之間偶以癘役夫妻俱沒其三子晝宵號泣涙具喪需董行葬葬三霜繞過家計尤無可言其仲子名弘雲者言于其兄與弟曰曾前吾輩之幸先親死者皆歸先親之得人心而助粮資之致也今爲三霜已過先親之恩澤已竭無地控訴以今倒懸之勢猶免閭役之外無他條矣不可不各自圖生自今日兄弟各從素業可也其兄其弟曰吾輩自少所業不過文字而已其外如農商之事非但無錢可辦且不知向方將何以爲之乎忽甿課工之外無他道矣弘雲曰人見各自不同從其所好可矣而三兄弟俱習儒業則終身之前其將俱死於饑餓矣兄弟與本來氣

質甚弱復理學業可也吾則限以十年竭力治産以作日後
兄弟賴活之策矣自今日破産二嫂各還于本第兄與
弟須策上山乞食於僧徒之餘飯以十年後相面為限可
也只有家垈并田三斗落及童婢一口而已此是宗物日後
自當還宗矣吾姑借之以作營産之資矣自伊日兄弟
洒淚相別二嫂送于其家兄與弟送于山寺賣其(妻之)新婚
時資粧價僅為七八兩矣時適木綿豊登之時以錢盡貿
甘藿背負而遍訪其父往來乞粮之親知人家以藿易作
西歸而乞綿花諸人憐其意而優給不計好否所得為
幾百斤使其妻晝夜紡績染則出賣之又貿耳年十餘
石每日作粥與其妻每日以一器今半而喫之婢則給一器
曰汝若雖甚飢餓自可出去豊饒之家使喚吾不責其

婢泣曰上典則喫半器小的喫一器爲數日飢乎雖餓死
無意出去云隨其上典勤於織布之役許生則或織綿或
捆屨夜以繼日少不休息或有親舊之來訪者則必賜饌於
籬外而言曰某也今不以人理責之十年後相面云而不出見
如是者三四年財利稍殖適有門前當十斗落田數日耕賣
者遂卑其價買之及春耕作時乃以無多之田當何可雇人
耕播不如自己之勤力其中而但不知農功之如何此將奈何
遂請隣里老農盛其酒食使之於岸上親執耒耜隨其指
教而耕種其耕之鋤之也必倍於他人故秋收之穀又倍於他
人田則種烟草而時當亢旱每於朝夕汲水而澆之一境之烟
艸皆爲枯損而獨許田之種茁茂京商願以數百金賣之
及其二芽之盛又得厚價草農之利近四百金如是者五六

年財産増殖累積四五百石穀近地百里内田畓都歸於許
生而其衣食儉約一如前日撫其兄其弟自山寺始下來而
相見而弘雲之妻始精備三盃酢而進之則張目弘雲叱之使並
持去更使煑粥而來其兄怒罵曰汝之家産如此斷饒而獨不
能我一盃飯乎弘雲曰吾既以十年爲期而十年之前以勿與白
飯與于心矣兄亦於十年之後可與吾家之飯兄雖怒我〻
不以介於懷矣其兄怒而不喫粥還上山寺矣翌三年春兄與
弟聰辭而小成矣弘雲多持錢帛即上京以備應務之需
率倡到門伊日報倡優而諭之曰吾家兄弟今雖小成且有
大科又當上山而課工汝等留之無益可以還家各給錢兩
而送之對其兄然弟而言曰十年之限姑未及須即上寺待限
滿下來可也仍即日送之上山及到十年之限遂成萬石君矣

乃擇布帛細者新造男女衣裳各二件治送人馬於二
嫂家約日爭來又以人馬送之山寺邀來兄及弟同聚一
室過數日後對兄弟而言曰此室狹隘無以容膝吾有經
營者可以入處仍與之偕行々數里許越一嶺則山下之大
洞有一甲第前有長廊奴婢牛馬充滿其中內舍則分
三區而外舍則只有一區而甚廣闊三兄弟內眷各占內舍
之一區兄弟則同處一房長枕大被其樂融洽其兄驚問
曰此是誰家此是莊舍答曰此是弟所經營者而亦不使
家人知之耳仍使奴隷擧木函四五隻置于前而曰此是田土文
卷從今吾輩均分析産可也仍言曰家産之致此俱是荊妻之所
殫竭者也不可不酬勞乃以二千石落畓卷給其妻三人各以五十
石落分之從此以後衣食極其豊潔里黨儕族之貧窮量

宜周給人皆称頌一日弘雲忽有悲泣其兄怪而問之曰今則吾輩衣食不復三公矣有何不足事而如是疚悵也答曰兄矣弟既肄課工皆占小科已出身矣而顧弟則汩於治産舊業荒蕪卽是蠢蠢之人先親之所期望者於弟蔑矣豈不傷痛哉今則年紀老大儒武無以更始不如投筆而業武自其日備弓矢習射數年之後登武科上京求仕得付內職轉以陞品得除寧遠郡守定赴任之期而奄遭妻喪弘雲喟然嘆曰吾既永感下祿不逮養猶欲赴外任者爲老妻之一生艱苦欲使一番榮貴矣今爲妻又歿矣我何赴任爲哉仍呈辭歸遂下鄉終老云爾

○宣廟壬辰之亂天將李提督如松奉旨東援平壤之捷後入據城中見山川之佳麗悵然有欲動搖　宣廟而仍居之

意一日大享犒士設宴于錄光亭上江邊沙場有一老翁騎
黑牛而過者軍校輩高聲辟除而聽若不聞按轡徐行提
督大怒使之拿入則牛行不疾而軍校輩無以追及提督
不勝忿怒自騎千里名騾按劍而追之牛行在前不遠而騾
行如飛終不及焉渡水行幾里入一山村則黑牛停於溪邊
垂楊樹前有茅屋竹扉不掩提督意其老人之在此下騾扶
劍而入則老人起迎於軒上提督怒叱曰汝是何許野老不識事
體唐突至此吾受皇上之命率百萬之衆來救汝邦則汝
不無不知之理而汝敢犯馬於我軍之前乎此罪當死老人
笑而答曰吾挂山野之人豈不知天將之尊重乎今日之行專
為邀將軍而欲在於鄙所之計也身提督問曰所託甚事
第以言之老人曰鄙有不肖兒二人不事士農之業專行强

盗之事不亭父母之教不知長幼之別即一禍根以吾之色
力無以制之窃伏願將軍神勇蓋世將借神威而除此悖
子也提精曰在於何処老曰在於後園草堂上矣提精按
釼而入則有二少年共讀書矣提精大聲叱之曰女是此家
之悖子乎此翁欲使除去謹受我一釼仍按釼擊之則其
少年不動聲色徐以手中書謹所捍之終不得擊而已
其少年亦以所迎擊釼刃〻鍔與一舞抵為兩端而落地矣
提胥氣竭汗流出焉老人入來叱曰小子焉敢無礼使之退
出提胥向老人而言曰彼悖子勇力非凡實無抵當豈負
老人之托哉老人笑曰俄言戲耳此兒雖有猛力以棄十業
不敢當老身一哭將軍迎皇旨來拔而來掃除島寇使我
東邦奠基業而將軍唱凱還敵居處所帛則豈非丈夫

之事業乎將軍不此之患反怖畏心此豈所望於將軍者哉否日之亂欲使將軍知我東亦有人材之許也將軍若不厭危而執迷則吾恐危矣豈可制將軍之命勉之勉之山野之人誠恐唐突惟將軍垂察而恕之提督半餉無語唇顫老氣仍諾々而出門云爾

○盧玉溪祖早孤家貧居於南原之地年紀長成無以婚娶其堂叔武科時爲宣川倅玉溪無親勸往宣川乞得婚需以來玉溪以編髮徒步伴行々至宣川之門阻閽不得入彷徨路上適有一童妓衣裳鮮着有過去停步而立熟視而向曰都令從何而來玉溪以實言之妓曰吾家在於某洞而卽當發家拒此不遠都令須庭下然非吾家玉溪許之躡幸入官門見其叔言下

來之由則嚬蹙曰新延來歲官債如山甚可悶也云爾殊甚
伶落玉濟以出宿於下處之意告以出門即訪其妓之家童
妓欣迎而使其母精備夕饗而進之夜與其妓同寢其妓
曰吾見本官司手段甚少雖至親之間其婚需之優助有未
可知吾見都令之氣骨狀皃可以大顯達之狀也何必自歸於
乞客之行也吾有私儲之銀五百兩留此處日不必更入官門
持此銀直還可也玉濟不可曰行止如是飄忽則豈不
致責乎妓曰都令雖情至親之情而至親何若用之不如自
此京發商留此許多日不過被人告訐及其歸也亦不過
以數十金贐行豈當婚用者過幾日盡則入見堂叔程
則宿於妓家一日之夜妓於灯下理行裝出銀子畢
以袱及曉牽出廐上一疋馬駄卜因騎使之促曰都令

不過十年四外又大貴矣吾當累身而誤之會面之
期只此一條路而已千萬保重涵淚而出門玉滢不得
已不辭於其叔而作行平明本官聞其潑窮極行
色之狂妄而中心也自不好其不覓錢而也玉滢欲家
少其銀子堅柔而營產衣食不為乃剏意料工四
五年後登科大爲上所知未幾以績旅擢廣于関西
直訪其妓之家則其母猶在見玉滢認其面顏乃執
袂而泣曰自送君之日弃母逃走不知去向于今幾年
老身晝夜思想而淚亦乾時云云玉滢茫然自失
自量以為吾之事此全為妓人相逢矣片死形影心
膽俱墜然而渠之為我而避之故也仍更向曰老娘
之女自去後存沒尚未聞知否對曰近前傳聞君北

寄跡於成川境内之山寺藏蹤秘跡人無見其面者
云々民傳之言猶未可信老身年寡無氣且無男子
無以追尋其蹤跡矣玉澄雖羅乃直往成川也遍往
一境之内寺刹窮搜而終無形影行到一寺後有千仞絶
壁其上有小庵而峻峭無着足處矣玉澄攀蘿捫藤
艱辛上去則有數三僧徒向之則爲四五年前有一箇
年可二十之女子以此年銀兩付之禮佛之首座以爲
朝夕之費而仍伏於佛座之桌下拔髮掩面而如是者
已有年所小僧皆以爲菩薩生佛不敢近前矣玉澄
心知其妓乃傍着座從容緩傳言曰南原盧郡令今爲
娘子而來此何不開門而迎見其女仍其僧而問曰盧
郡令出來此則營料乎私料乎玉澄答曰已爲營料後

方以補亦未此云其女曰妾之如是積蹤而喫苦全
爲而君之地也豈不欣欣然即出遊遊而積年無鬼形
難現於丈夫行次如爲我留十日吾證當洗粧
理粧後其本形後相見好矣王漢依其言挽留
矣過十餘日後其女凝粧盛飾安而見之抑與
攜手悲喜交至居僧服知其素歷莫不嗟
歎王漢竟還于本州借轎馬駄送賓川與其
母相面護談事後兩之後路遇人馬乘來問
宛終年處老云矣

○鄭桐溪蘊少時與同中名下士數人偕會試之行中路
逢一素轎或先或後而有一童婢隨去而編其垂後右
趾容貌佳麗冉冉作行擧止端雅諸人在馬上皆目

之曰美而艷奪娉頻々顧後而頻注目於桐溪如是

而過半晌諸人相與戲言文章學識吾輩固不可

讓頭於輝彥而至於外貌何讓似然不若輝彥而厭女

寔獨屬情於輝彥也世事之未可知此矣相與一笑

未幾其轎子向一村閙而去桐溪立馬而言曰過此二

十條里也有居舍君輩且歇宿而待我々則向此

村而齊宿明曉當追到矣諸人皆曰吾輩期望於

輝彥何如而今當于里科行聯轡同行不可中

路相離今於路次逢一女如雲然為情態所牽也非

義之正理舍同行而作此妄行人固未易知之人

果雖矣桐溪笑而不答促鞭向其女所去之村及其門

則一天家外廊則庭已久矣桐溪下馬而坐於外廊

之軒上矣其童婢隨轎入內出焉出來笑答可謂
仍言曰行次不必坐此於軒暫住小婢之房洞虛隨
入其房則極其精潔而已進夕飯果滋蹊淡而旨
其婢曰小人入內灑掃厨下而出來仍入去至初更出來
揮逐其親屬而避之促膝而坐於燭下洞虛笑而問曰
此何由知者之來此而有所排設也婢對曰小人西京
兎鹿而行年十七未嘗見親面對人今年路上屬目於
行次雖是剛腸男兒豈或契然耶小人如是府窃有悲
寃之怵故借行次而伸雪未知行次俯賜肯從否仍
灑淚而顏色凄然洞虛怪而詰其故則對曰小婢之上
典以盧氏稱以娶一淫婦青年死於奸夫之手而既死
强近之親屬無以雪寃洩憤雖嘗而只有小婢一人知其事

而冤憤之心結于胸臆而自願以一女子之身許無所施之願許身於天下冀男假手而雪冤矣今日上典之淫婦自本家還來於小婢不得已隨後往來矣路上見行次諸人之中行次底只非特埋沒而朧氣有傳飛他人甚吾所願者也以是之故以目送情誘之以挑此奸夫今又相會淫謔浪藉此誠千載一時行次幸乘機而會之桐濱田此之志際非不壯勵而吾以一介書生赤手空拳遽行此大事乎童婢曰吾有意而藏匿乎天久矣行次能你知射法豈不知彎弓而發矢乎若放矢而中則渠挂血獰之漢豈有不死之理哉仍出乎矢而與之偕入內舍從窓隙窺見則燭火明亮一胖大漢脫衣而露胸淫婦

相抱戲謔無所不至而其堂稍近於房門桐溪乃
潛附而從窓穴射去一矢正中厥漢之背洞胷而外
又繼以一矢射其淫婦童婢揮手而止之促使出
門曰復難何求吾事已了矣如玉之分甄巖吾何
忍自吾手棄之不如舍之而去促行至屏處收拾行
李隨桐溪而出桐溪適有借馬之載卜者不得已載
後而同行々數里許同行辞去之所住處則時天
色未明跟章搜覓而入門則同行驚起而見桐溪
與一女子同來矣一人正色而言曰吾於平日以輝庵
謂學文中人矣何忽於昏夜路次携女而行君之有
此行吾儕意慮之所不到也士君子行事固如是
乎正色責之桐溪笑曰吾豈貪色之漢不知士大

夫之行而作此亂也篇中多有委抑從者由知之矣仍其之
上京風且之居布桐溪果中會試放榜後還鄉之日子其
之亭東仍作副室其人溫柔妍美百事無不可意家
鄉稱其賢淑矣

○寓兵使夏亭草山人也家甚貧窮初業武科赴防
于關西江邊之邑見一水汲婢之兒後有良頸兒
麁夏亭嬖之與之同處一日厥女謂夏亭曰先達
既然我為妾將以何物為衣食之資乎對曰我本
家貧而況此千里客中手無所持者乎吾然
此間留只所望不過澣濯炊於補綴織襪而
已其何物之派役於汝也貞女曰吾亦知之矣
吾既許身而為妾只先達主衣資吾自當之

須勿慮也夏言曰此身非所望也願女自其後勸於
對線紡績衣服飲食未嘗闕焉及赴防限滿
夏言將匹啟殿省問因先達重從此定歸之後
其將留後不來任從夏言因告以奉手之勢京中
無親知之人以何類資留京乎此身是所望矣
欲從此還郷老於先山之下爲討耳付在官吾
見先達至容儀氣像非常之人也所經優何
至桐郎男子既有可爲之誠何可埋於無聞矣
埋沒草野哉甚可歎惜吾有積金所願
願從貸而至六百兩以此贐之矣可備鞍馬及行
資幸何啟郷直向洛下而非任爲十年出限
則可以有爲矣吾賤人爲先達主御所寄御

當托身於某處聞先達主作峯本道之報則即日
當進謁以是為期願先達主保重〻〻晝亭意外澤
重財心竊感應遂與其女灑淚作別而行其女送晝亭
之後轉托於邑底驛店之校家其校見其人物伶俐與
之作配而處家頗不貧其女謂校曰前人用餘之財為幾
許凡事不可不明白為之數數為幾許錢帛布木為幾許
器皿雜物為幾許皆列書名色及數爻而作長件記校
曰夫婦之間有財用之先則措備可也何煩何疑而有此亂也
女曰不然强請不已校乃依其言書而給之女受而藏之衣
笥勤於治產日漸饒女謂其校曰吾粗解文字好看
治中之朝報政事君盍為我每〻借示於邑中吏校來
其言借以示之數年之間政事宣傳官爲晝亭主

簿寫夏亭由經歷而陞副正乃係閩西腹邑也矣其女
自其後只見朝報某月某日某邑係寫夏亭辭朝
矣女乃謂校曰吾之來此非久留計也從此可以永別
矣其校悵然問其故女曰不必問事之本末吾自有志
處君勿留意乃出向日物種長件訖以示之曰吾於七
年之間爲人之妻自理產業為一有一箇之藏於前者
則貴人之心豈能安乎以今校前年而亡之藏或有一二
三四緣之加數者吾心可以快潤仍與校作別使一肩
以肩下而作男子粧着散騎陽子徒步而陞夏亭之郡
時夏亭蒞任纔一日矣托以訟民以入庭曰有所白之事
既升請而白話矣太守怪之初則不許末乃許之又請
追思前太守尤怪而許之其人曰官司倘識小人乎太守

曰吾新到之初邑之民何由知之其人曰獨不念某年某
地赴府時同處之人乎太守熟視而大驚急起把手而入于
房内問之曰汝何作此樣而來吾之赴任也昔汝又來此誠
一奇會也彼此不勝悲喜共叙中間阻懷時夏亨適已喪
配因以其女入處内衙正室而摠家政其女撫育其嫡子
指使其婢僕俱有法度恩威并行閨内洽然稱之每勸
夏亨托于儲府吏給錢兩而得見每相報女見之而
揣度世事時宰之未及爲銓官而未久可爲者必使厚餽
當之後其宰相秉軸則極力吹噓慫慂三四腴邑家計漸
饒而候問尤厚汲汲陞遷位至節度使而年過八十以
壽終于鄉第其女治喪如禮過成服謂其嫡子喪人曰
今監以卿由武弁位至亞將位已極矣年過稀年壽亦已極

極矣有何條處且以我言之為婦事夫自是當然底道理
何必自矜而積年費盡誠力贊助於仕之方得至于今吾
之責已盡矣吾迺方賤人得備小室於武宰厚享祿
於列邑吾之榮亦極矣有何痛冤之懷含蓄在壺日
使我主家臥此則不得不然而今喪主如是長成可持家
事嫡子婦當主家臥自今請還家以嫡子與婦治而辭
曰吾家之得至于今皆君母之功也吾輩只可依賴而
成今何為而遽出此言也女曰不可不如是家道不亂矣
乃以大小物件器皿錢穀等屬成件記一并付之嫡子婦
使處已虛而自家退處越邊一間房曰自此一入而不可出
仍闔門而絶粒數日而死嫡子輩皆哀痛曰吾之庶母
非常人何可以庶母待之初終殯葬事待三月將並祔

廟而祀之曰及兵使之襄期已迫將還柩而輀行擔軍輩
不得擧雖十百人無以動諸人皆曰無或係戀於小室而
然耶乃從其小室之輀行與之同發則兵使之柩即輕
擧而行人皆異之葬于平山地大路邊而葬者兵使
之墳其右十餘步地東向而葬者其小室之墳云爾

○安東權進士某者家計富饒性嚴峻從庭有法有
孫子而娶婦婦性行悍妬難制而以其舅之嚴不敢使
氣權若有怒氣則女鋪席於大廳而坐或行來婢僕
若不至偶命則必見血而止以如此鋪席於大廳則家人
惴惴知其有必死之人也其孫子之妻家在於隣邑且
子為見妻父母而行路遭雨避入於店舍先見一少
年人坐於廳上而廳有五六匹駿馬婢僕又多若率

因春之行見權少年與之寒暄而以酒肴饌盒勸
之酒是清冽肴又豐備相問其姓氏與居處權少年
對以實先來少年則只道姓氏而不肯言所在處曰偶
爾過此過西而入此店午逢年輩邂逅豈不樂乎仍
與之酬酌以醉爲期權少年先醉倒夜深後始覺
擧眼審視則同盃之少年已無形影而同家移入
室傍有素服佳娘年可十八九容似端麗而非其常
賤而尚是洛下鄉相家婦女也權生大驚詐問曰吾何
以臥於此處而君是誰家何許婦女在於此處守其人
子眉蹙而不答叩之再三終不開口最後過數頃始
低聲而言曰吾是洛下門地繁盛之仕宦家女十四出
嫁十五喪夫而嚴親又早世依於媤兄主家矣兄之

性禀滯執不欲從俗而循礼使幼妹宜客居也欲沈
段適之處則宗黨之是非大起皆以污辱門戶峻辭嚴作
兄不得已羅試因俱驕馬馱之而出門無去向處而作行轉進
至此其意以為若遇合意之男子則欲委而托之自家因以避
之以遮諸綜之耳目者也昨夜乘君之醉而使奴子負而入卧
於此處而家兄必也遠走因指在房之一箱曰此中有五六百銀
子以此使作妾衣食之資云耳權且異之出外而視之則艾少
年及許多人馬并不知去處只有常騎之童婢二人在傍生還
入內與其女同寢而已思量則嚴親之下私自卜妾必有大擧
措且其妻本來妬悍之性必不相容此將奈何千思万量
實無好箇計策反以奇遇之佳人為頭痛待朝使婢子
謹守門戶而言于其女曰家有嚴親物當奉稟而率去姑

娛之申餝店主而出門直向親朋中有智慮者之家以實告之
願者之畫策其友況唯良久曰大難〻〻實无好策而第有一
計君於歸家之牧日吾當設酒席而請之矣君於翌日又設
酒席而請我〻當自有方便之計矣權生依其言歸家之數日
其友送伻邀請適以酒肴諸益畢会此席不可無兄〻須賁
臨云〻權生稟于其父而赴席翌日權生稟又其父其友昨日筆
逕有邀酬居之禮不可闕也今日略具酒饌而請邀諸友則似
好矣其父[illegible]之為設酒席而邀其友且邀洞中諸少年諸人皆
來先拜見於權生之父老權曰少年輩迭相酒会而一不請之
我且何道理也其少年者曰為丈君主席則年少輩侍坐〻
因起居不得任意為之尊丈性度嚴峻侍生此輩暫時拜謁
十分操心或恐其見過何後日侍立於酒席尊丈君降臨則

許

殺風景矣老權笑曰酒會豈有長幼之序乎今日之酒我
爲主矣擺脫拘束之儀終日湛樂君輩殆百番失儀
於我我不責也矣盡歡而罷之慰老夫一日孤寂之情也
諸少年一時敬諾長幼雜坐而乱觴酒至半其多習
之少年近前曰侍生有一古談之奇事請一言之以供一噱老權曰
古談極好君試爲我言之丈人乃以權少年之客店奇遇作古談
而言之老權節々稱奇曰異哉々々古則或有此等奇緣而今則
未得聞也其人曰君使爲丈當之則何以處之乎中夜無人之際
絶代佳人在傍則其近之乎否乎既近之則其將享富乎抑棄
之乎々々權曰既非宮刑之人則逢佳人於旁會豈有虛度之理
既同寢則不可不幸當何可等棄而積惡乎其人曰尊丈性本
方嚴循當少壯之時必不毁節乎老權揖頭曰不然々々使

吾當之不得不毀蕭處俊之入內非故為也為人所欺此則
非吾之拙也少年之人見美人而心動自是常事俊女既
以士族行此事則其情慼矣其地窮矣如或一見而棄
之則俊女含冤而死此豈非積惡乎士大夫之處事不可如
是齷齪也其人又問人情事理豈如是乎老權曰豈有他
意哉不併擯行人可也其人笑曰此則非在談也即胤左
日前事尊長既以事理當然再三願言而有教今則
胤左席免罷責之權雖嚴奉明無諸僕正色厲聲曰
君輩皆嚴去吾有毒置之事矣諸人皆驚駭而散
老權因高聲曰斯速設席於大廳家中人皆悚然不
知將係罪何許人也老權坐於席上又高聲曰急持刑
刀以來奴子慌忙承命直祈刀及木板於庭上老權又高

聲曰捉下書房主伝之所刀板如斗捉下權少年以其
項置之刀板危權大叱曰悖子以口尚乳臭之児不若父死
而訟爺不肯者此是亡家之行也吾之在世猶尚如此況
吾之沒乎此等悖子當之無益不如吾在世之時斬頭
以杜後禍可也言罷歸舍如子使之具跪於之此時上下
遑遑而無人色其妻與子婦皆下堂而哀乞曰彼罪雖
大而奈何忍於目前斬婦子之頭乎流涕諫不已危權高聲
叱之曰使之退去其妻驚惕而避之其子婦以首叩地血
流被面而告曰年少設有放恣自擅之罪尊舅無寧
只此而已尊舅何忍行此殘酷之事使累世奉祀一朝絕
嗣請以子婦之身代其死危權曰家有悖子必亡家之時
辱及祖先矣吾寧殺之於目前寧祀絕嗣可矣以此

以彼亡則一也不如亡之乾淨為愈也因号令而使之稱
之姓子曰難應諾而不忍加是其子婦泣涕盡皆老權
曰此子亡家之事非一矣以侍下之人擅自畜妾其亡兆一
也以此之釋雖無不相害如此則家政日亂其亡二也有此
亡兆不如早為之除去為好也子婦曰妾亦是具人面人心
矣目見此等光景何可念及於妒之一字乎若蒙尊舅
之一番容恕則子婦謹當與之同處少不失和矣願尊
舅勿以此為慮而特下慈蕩之恩老權曰汝雖迫於今日
舉措而有此言必也面諾而心不然矣婦曰寧有是理如
或有這似此等之事則天必殛之鬼必誅之矣老雄曰
汝於吾之生前亡也或然矣吾死之後汝必復肆其
惡此時則吾已不在悖子不能制此非亡家之事乎

不如斷頭以絶禍根婦曰焉敢若是尊舅下世三後於此哉
有一分非心頭大脈不堪讀書以矢言綱倫其鬼權曰若與汝
以矢言元書紙以綱其子婦書命斷之盟且曰一有違背
背之者子婦非特不齒於載覆之間父母之肉所以生
皆矣矢言至此而尊舅猶不信聽有死而已鬼權乃殺
而出之因命呼首奴入令付曰汝可乘轎爲人夫誰某居
迎書房主小室以來奴子承命而乘轎來行現舅姑之
禮拜於正配而使之同處其子婦不敢出一言到老和
同人無間言云爾

○洪宰遠遠來達少時伴鄉行住一村家無男子主人
而只有女主人年可二十餘容貌頗美其淫穢之態
溢於面目見洪之年少美貌嬉笑而迎之治寢綢

媚強不忍正視洪視若不見坐於房中其女頻々入来
手撫房堠而問曰得無寒乎時以秋波送情洪蟄然
昏至夜深洪臥于上房女則臥于下房徽以言誘之
曰行次所住之房陋湫何不来臥于此房乎洪曰此房
足可容膝接過一夜何処不可不必更移他房女又曰
行次或以男女之別為嫌乎吾儕常賤有何男女之
有別斯速下来為好云洪不答徽察其氣色則必有
饑灾来悩之慮仍以行中廚索得其濁醪立盡就
寝矣其女獨語曰来客無乃宦者乎吾以好意来
三誘之使入於佳人懐中而穏度長夜不免為風流
好事而不肯徒作索漠而甚至於縛身可為天生怪
物可恨々々洪佯若不聞而就睡矣昏夢中忽聞

下房有怪底聲而已窓外有喀嗽聲曰行次就寢
守洪驚訝而應曰汝是何人而問我何為對曰小人
即此家之主人也乃將欲問于尸輩大而有所可白之事
耳洪乃起坐而開戶則主人漢輩大而入明燭而坐進
酒肴一桌而勸之洪問曰此何為也汝是主人則盡注
何處而夜深潛始來主人漢曰行次居夜經一無恙
危境矣小人之妻容貌雖美而心甚淫亂無恥不
人之出他行奸無常小人無路執贓而終未如意居
日必欲捉奸將以出他挾利刀置于後面矣俄聞行
次酬酢已盡闔之行次如欲或為其所誘則必也覔
命於小人之劍頭矣行次以丈夫心事石鐵肝腸終始
牢拒至於傳門戶之境小人嘖嘖欽嘆不暇敢以酒

青以奉此欲服之心歷女欲涉行次事不諧意欲注
心難制與趙過金總角同寢於俄有小人以一刀斬其男
女之頭事已至此行次須即出門可也小留則恐有
禍延之患小人亡僅此逃矣洪大驚起趣裝而出門
主人譊仍舉火燒其家與洪同行十餘里仍分路而
作別曰行次早晚西顯達此別之後々會難期萬望
保重殷勤致意而去洪登第後以鋪夜暗行々過山谷
間只有一草舍日勢已暮仍留宿見其主人則昂是
厩漢何呼而問曰汝知我乎主人曰未嘗承顏何以
知之洪曰某於某年某地逢一過客有所酬酢夜間
放火其家而與我同行數十里之事汝能記憶乎主
人恍然而覺迎拜曰其間必也做第而就仕矣洪不以

諱之以實言之仍問曰汝何爲獨居於四無隣里之地乎對曰小人自其後寓居于隣邑又娶一女而貌亦姸美若在邦間熱鬧之間則或恐更有向日之事故擇居于深山無人之地云爾

○蓮山胡士頴夫起有一姓人以校理亡命行到寶城地渴甚見一童女汲于川邊趨以求飲其女以瓢盛水摘川邊柳葉浮之中而給之心竊怪之問曰渴甚求飲何乃以柳葉浮水而給之也其女對曰吾視客子甚渴若或急飲冷水必也生病故〻以柳葉浮之俾之徐〻飲之〻如也其人大驚異之問誰家女對曰趙邊柳器匠家女子也其人乃隨其後而往柳器匠家求爲其婿而托身焉自以京華貴客安知柳器之

織造乎日无所事以不睦爲常 柳器匠之夫妻悲
罵曰吾之以婿救助柳器之役也今居郭婿只喫
朝夕餅晝夜昏睡即一餅半也云而自伊日朝夕飯
減半而饋之其妻憐而問之無以鍋底黃餅加數而
饋之夫婦之恩情甚篤如是屢年數年之後 中
廟反正朝著一新昏朝獲罪流竄之類一併赦而付職
李生還付舊職行會八道使之尋訪傳說藉藉 李
生聞於風便而時適朔日主家將納柳器於官府
矣李生乃謂其婦翁曰今番官家朔納柳器吾當
輸納矣其婦翁責之曰如是渴睡不知東西何謂
納器於官門乎吾往親自納之每々見退如君子
其何以無事納之乎不肯許之其妻曰試可乃已

盍使往與請柳匠帳許之李乃肯負而到官門
前直入庭中近前而高聲曰柳器匠納器次第待之本
官乃是李之平日切親之武符也察其皃聽其聲乃大
驚曰公乎々々晦迹於何處而乃以氏採來氏乎朝廷之
搜訪已久營関遍行近遠上京可也下堂執手延之上座
仍命進供饌又出衣冠而改服李曰負罪之人偷生於
柳器匠家至于今延命以度之歲豈意天日之復見也本官
仍以李校理之在邑成報于巡營催發驛騎使之上洛
李曰三年主客之誼不可不厭且吾有糟糠之情吾老先
別於主翁今將出去君須於明朝來訪吾之所住處去
官曰諾李換著新衣出門而向柳匠家言今番柳器
未予納上之說翁曰異哉古語云鴟老千年能搏一雉

云信非虚矣吾婿亦有随人為事奇哉々々々今名當可
數匙飯矣翌日平明李早起灑掃門庭主翁曰吾
婿昨日善網柳葉今則又能掃庭今日々可出於聖矣
李乃鋪葉席於庭主翁曰鋪席何為李曰府官司
今朝當行次故如是耳主翁冷笑曰君何作夢中
譫也官司主何有行次於老家乎此乎不過了不過之
謊說也到今思之昨日柳葉之善網云者必是妄齋
於路上而歸作誇張之虛言也言未已本官工吏持綵彩
席鋪々之房中而言曰官司主行次今方來到矣
柳匠夫妻蒼黃失色抱頭而竄匿于籬間出爲前到導辭
及門本官騎馬來下馬入房無叙別來寒暄仍問
曰嫂氏何在使之出來乃使其妻來拜其妻剌啟

布裙來拜於前衣裳雖獘容儀閑雅有非常賤女
子本官詼辭曰李學士身在窮途得親嫂氏之力得
至于今日雖義氣男子無以過此何不欽歎乎其女
斂袵而對曰願以至微賤薄之村婦得侍君子之
巾櫛全時如是之貴人甚於接待閑途之鄭重
權極矣獲罪大矣何敢當厚客之接耶官司斥
目涕臨常賤猥濫之地榮耀極矣留爲賤妾之房
有損於福力也本官雖罷命下隷挑入柳匠夫妻饋
酒賜飯而出講是守宰絶續來見巡使又送幣
帛而傳囑柳匠之門外人隔墻間觀光者如堵李
謂本官曰彼往常賤吾既與之敵體必作配矣多少
本服勞誠意備至吾今不可不以貴高之願借一

轎而與之偕行有官乃即地得一轎偕行且以送
李於人閣謝恩之時　中府大侍而涕泗流離之
頓首李乃奏其事甚悉　上再三嗟歎曰此女
子不可以賤妾待之特陞爲修儀夫人可也李與此老女
偕榮貴無比而多子女此是李判書長坤之事至
今其子孫顯赫無累云爾

○許積以領相當局時有一僮從廬善道爲人儱侗不解
事但天性戇直許之過失每每直言之許憎而奇之未嘗以不
是之事視於氏僅一日善道出外而手持一大封物來言曰氏是路
上所遺者必是眼宝等屬不知何許人失於路上小人欲尋覔
主而還之不知誰何姑且持來將何以處之許曰氏既得之氏
又家貧盡爲作己物乎善道熟視曰大監待小人何以是其

薄也小人雖至戚死之境何可取路上遺落之物乎大監
此教誡是夢寐之外許改容謝之乃曰吾昨於公坐聞兵
判青城以六百兩子賣貂鼠去矣必此物而其奴子誤落於路
邊也喜道袖其封往清城門外通刺而拜謁曰大監宅或
有賣馬捧價之事乎清城曰果有之而奴子以為今日當
納云姑未捧之矣喜道曰厥數幾何曰六百兩矣喜道自袖中
出而納之曰小人朝於路上得此物聞大監宅新賣貂鼠子云
故意以此物而持來以獻清城問曰汝是何人對曰小人乃顧相
宅僮從某姓某名也清城異之招問賣貂鼠之奴曰汝以馬價
今日當出去矣此人所得於路上之物似是馬價甚可訝也其奴
俯伏叩頭曰果於昨日捧價之時過飲與成之後乘醉負來
不知落何處徒欲免目下之罪以今日為對遍尋而無迹故

方欲自決之際承此下問不勝惶恐清城謂喜道曰汝以路
上遺物訪還于本主果是廉潔之誠令人嘆服此既失
之汝既得之便是汝財汝可取其半以去喜道掉頭曰小人若生
欲於此物則全數藏之可也何乃還納本主而希其今半乎此
則死不敢從命因告辭而退及出門清城家奴子之母與妻遮
前而拜曰君子吾夫酒後失此馬価空手而皈上典之性度嚴
峻急明日則自分必死方欲自決何幸逢此生佛活此
殘命其恩山高海雖粉身碎骨無以報答願恩人暫留
獘舍敬以一盃酒以表感謝之意喜道辭曰此是當然底事
何謝之為敬辭去其奴之母與妻牽袖不許去矣含淚良久乞喜
道不得已暫入其家則盛備酒肴而待之有一女子年可
十三四許者來前致謝曰活父之恩無以報之吾從子而為使

嗄之婢矣喜道以好言排之拂衣出门矣及庚申年
逆堅（竪）獄事大起積謂喜道曰汝於吾家雖無恩私
而世皆以心腹之僕目之禍將不測汝可預先避之喜
道曰小人當此時何忍捨大監而去將安之乎積曰不然
汝以無罪之人同入死地大是不可忠牧與我最厚作
書托之可以濟接汝須向忠州而去喜道泣而拜辭受
書向忠州地見牧而傳書忠牧曰此地亦是大路邊有煩
耳目汝往順興浮石寺隱身可也仍厚給粮資喜道
不得已往留浮石寺從此京信漠然無聞寢食不安一日
之內本（夜）夢一神人來言曰汝往月海菴則可聞消息且
知前程吉凶矣喜道驚覺向寺僧問月海菴則人
無知者有老僧良久言曰此寺之七里之地絶壁上有一

廢寺似是月海而石逕峻急雖飛鳥無以上去而殆三
十年前聞有一僧上去仍不下来且生死未得詳知否也
死已久矣此菴雖老僧輩一無往見者喜道自量
回身勢既如此不容於天地間君墮死於岩隙之上則
亦所甘心遂扶杖而尋路攀蘿捫藤寸寸前進行過半
山兩岸對立其下不知其万仞而半十間之地有一獨木橋
而年久朽傷雖以着足喜道以死為限匍匐而行千辛
万苦僅度木橋及到山门則门楣果以月海菴懸額
喜道瞻瞻挿手入门則即一破落寺也而塵垢堆積
上房卓上有一僧瞑目跏趺坐塵埃滿面形如枯木喜道
拜伏于卓前曰果是天地間無所窮追人也伏願生佛特
垂慈悲指示禍福合掌百拜而已生佛乃言曰吾是汝

之五寸曾大夫也別來近四十年幸逢氏於豈不慰
幸耶喜道潸然曰君然則生佛無乃某氏乎曰然久盡
喜道之從曾大父年近十六忽發狂疾出門而去仍無
形影矣今之生佛即其人也喜道曰某是無去處之
窮人幸逢至親於此從今長侍卓下徐以爲奉養
不亡他矣生佛曰不然吾與汝道已殊矣留之無益
汝之前程者不必須說其處某寺有僧名某既
吾之從弟也汝往覓問則可知吾安矣言罷促使出
去喜道曰某之來時幾死於棉木橋矣今何以再
躡此危乎生佛以去曳麻杖一枝給之曰杖此而行則
可保無事矣喜道不得已携其杖拜辭出門則
身輕足捷行步如飛纔度棉木橋乃心竊訝之

自念以爲此杖乃是成仙之罷杖出去則行步
亦無難矣可謂絶寶矣及出洞渡漢水足滑
而墮水中仍放其杖矣顧視則蟯蟯虵虵飛上空
中還月漑菴而去喜道茫然自失淒涅去時路而
作行遍訪生佛浩蕭靡所以生佛之言傳之則
其僧曰許氏則已伏法而無一人遺者見子之禍機
道頭緣捕之校已及門矣斯速出去天數王命實
不可逃免然而子之此行必無災害又有一貴人極力周
旋多賴其力而自致無事矣此工得一賢妻家計
饒足子孫繁盛小凶大吉不須疑問云云喜道聽罷
出門則京捕校果跟捕而來矣仍自就捕上京而囚
之王府矣時青城以判吾金當此獄乃以喜道不

取馬價銀之事達于欄前且示言其志操如此必
無干涉於西遂之理上特原之使之白放喜道出
獄往拜清威而謝其赦活之恩清威曰汝之當々
志樂厚有參於西遂之理也吾之所力救者欲汝
之志操也何謝之有仍以銀子二十兩俾作本倉之
貲喜道償々拜謝而退以其銀販物貨行商於
八道矣行到嶺南一處則有一大屋宇兩門外有婦
子賣買物貨者言尋之入門又入重門則有一未笄
之女子顛倒下堂而迎之曰君能知我之為誰乎喜道
曰不知矣其女曰某是金清威宅央馬價銀之奴婢
女也伊時豈不相面乎吾欲報君活父之恩仍削
髮出門遍行八道尋君蹤跡轉以來此以續紡

為業五六年之間財産蕃殖奄成富家而壹應禱
天以冀見其之一面矣呼應之學有神來言曰明日
某時出之所欲見之人自某方而來須勿失焉吾
以是之故自朝使婢守迎候何幸相逢豈非天耶
仍與作配以露之喜道無以詳記之亡恒為悲痛
乃以財貨圖其仲雲遂賣田土而携妻上京而散
数千金而終不得如意喜道知其無奈何而止之
其後有子有孫家計豐足壽至八十而終安同全集
作傳示于趙豐原顯命趙乃訪問喜道之子孫則尚
今多帶于患靡貞役亦不貧困云爾
○李貞翼公浣為　孝廟眷注將謀北伐廣求人材
雖於行路上如見人貞之魁偉則必延致之門随其

才而薦于朝曽以訓將得暇掃墳行到龍仁邑而
有一總角年近三十許之人身長十尺面長一尺瘦骨
稜嶒短鬚鬔鬆布褐不能掩〻身騎坐土驢之
上以尾盛濁醪飲然長鯨吸焉非馬上暫見而異之行下
馬坐牀上使招其童以來厥童不爲礼又縣坐于石上
公問其姓名答曰姓朴名鐸也又問汝之世閥何如
答曰自是班族而早孤家有偏母而家貧負薪
而養之又問汝飲酒能幾飲乎對曰危酒甚是好
也公命下隷以百文錢沽酒以來而已沽濁醪二大盆
以來公自飲一碗以其兇峯而給之厥童少無辭讓
羞縮之意連到二盆公曰汝雖須埋沒草野困於飢
寒骨相非凡可大用之人也汝或聞我名乎我是訓

將李某也方朝廷營大事適求將帥之材汝若隨
我而去則富貴何足道[道]厥童曰老母在堂此身未敢以
許人也公曰若然則吾當往堂拜汝母矣汝家在須
先導前行十餘里抵其門前數間茅屋不蔽風雨
厥童先入門而已出一蓆[席]鋪之柴門外出而迎之蓬
頭布裙年可四十餘相與讓席坐定公曰某是訓
鍊大將李某也掃墳之行路逢此兒一面可知其
人傑尊嫂有此奇男大賀大賀老嫗斂袵而對曰妾
野之間無父之兒早失學業無異山禽野獸大監果
加謝獎不勝慚愧公曰尊嫂雖在草野時事必有及
聞者矣方今朝廷方營大事拔延人材某見此兒不
忍虛別欲與之同行以圖功名則兒以無親命爲辭

故加得已躬来敢請幸尊嫂能許之否老媪曰郷由
愚蒙之見有何知識而敢當大事乎況是老身老
身之獅子母子相依為命有雖遠離不敢奉命乞公愍
請至再三老媪曰男子生而志四方既許身於國家則
區々私情有不暇顧矣且大監之誠意如是老身何敢
不許乎公大喜即辭其老媪與其児偕行還渡洛下謁
闕請對上歎曰卿既作掃墳之行何以遽還耶公奏
曰小臣下郷之路逢一年男子與之偕來矣上使之入侍則
蓬頭突鬢聊一寒乞之児直入榻前不為礼而踞坐
上笑而教曰汝何瘦瘠至甚耶對曰大丈夫不得志於世
安得不然乎　上曰此一言身且壮矣顧曰李公當除何職
乎公曰此児姑未免山野倉猝之態　臣謹當率畜家

中麿以歲月訓戒人事然後可以責一職事矣 上許之
亞常置之左右豐其衣食而敎以兵法及行世之要聞一
殺十日親月將非復舊日癡蠢樣子 上每對李亞見
聞朴鐸之誠親亞無以將進奏達如是度閱年矣亞
與朴鐸議出伐之事則其出謀發議反有勝於自
家亞大奇將奏達而大用之矣未幾 孝廟賓天朴鐸
隨人参哭班痛哭不已至於目瞳淚血每日朝夕参哭班及
歸山亂畢告亞以永訣亞曰此何言也吾與汝情同父子汝何
忍捨我以去乎對曰吾豈不知大監眷愛之恩甚之此來本
非爲貪愛之計也 聖主在上可有爲於世矣 皇天不弔遽遭
大喪后則天下事無可爲者此誠千古不羈英雄之痛者也
吾雖留在大監門下無 可用之機且拘於雜私俱居且

衣食而還留不去亦甚無義不如從此逝矣乃揮涙拜
辭而趾鄉與其母離家入深峡不知所終危齋先生常對人
道此事而嗟歎不已

○黃判書仁儉少時讀書山寺有一僧盡誠使役糧資如失
則渠每問々自當有無相資終始不怠黃頗感其誠而愛
其人及顯達其僧絶迹黃每念之而不得見心常恨嘆其爲
嶺伯出巡之路有一僧避坐路傍黃自轎中瞥眼見之似
是眼熟乃命隷招使近前則果是此僧不勝欣幸仍命
一騎載而隨後夜每同寢撫愛如子侄及還營置之冊室
供饋甚豐潔一日招而謂曰古人一飯之德必報吾於汝矣但
一飯而已哉吾則錢帛諸足雖割半而與之無所不可而
汝以山僧都寄食草錢帛雖多將安用哉汝若長髮

而退傍則非但家產之饒足者當爲此屬拔身之計
矣此意此何僧曰使道爲小僧之意非不感謝而小僧有
道々微執欵以此終無意於出世也黄怪問之則僧笑
而不答黄再三强問終始牢諱黄又詰之則僧不得已
黄乃辟左右促膝而問曰汝之所以固執必有所以吾於
爾之間有何諱秘僧曰小僧不知使道之前即從人也
某年偶經山谷間有一新塚前一素服女子採蔬泣
貌頗妍美四顧無人故逼而欲奸則抵死不從故乃以
衣帶縛其四肢而强奸仍解其縛而行數十里宿於店
幕望朝聞傳說則以其處守墓之節婦昨夜自決
不知何許過人女也強逼而致死云云故心甚驚動而
哀恨悽慮傳聞之未詳委從其近處採探則果是的

報而其手足縛痕宛然無人皆曰唐女傳其手足而強淫至於此境云〻即報于地方官使之跟捕則一聞此説毛骨悚然悔之哀之仍以自量則吾不忍一時之欲致凌蔑婦至於此則天地間難容之罪也神必降之以殃矣左右思量欲得贖罪之方而不可得又自念以爲吾既負此大罪當懊盡天下之風霜少無生世之樂然後庶可贖罪仍以削髮以平生不脱緇衣矢于心矣何今以凌逼之辱意遍處神差乎心是之故不敢還俗矣可已久遠下問又切故不得仕宦矣自前迴淩適見道內殺獄文案則有此獄事而殆數十年而凶身者來得捕於初年月日無一差爽乃歎曰吾與汝雖切親之間公法不可廢也仍令隸拿下抵之法辱後長需云爾

○趙豊原顯命　英廟甲寅年間按嶺藩而鄭彥海爲通判矣一日與之終夜酬酢幾至鷄鳴而罷通判還衙解衣將寢營隸以巡使令傳喝以爲緊急面議事以平服斯速入來通判莫知其故忙整巾衣從後門入見巡使則巡使曰通判須於天時明、馳往某谷巳也看花除吏裴以發其荊棘之藪掘入而看椰後先問以發之子女有無則彼云以有一女死已久矣爲言矣使渠導于前馳往其葬所據檢可也其屍體即女子而年則十七歲面貌頭髮如斯々所着衣裳上衣玉色紬赤古里下衣藍木裳須詳審以來通判甚驚異仍回事既如此則何待天明下從卿爲擧火發行仍辭出即地治行而發向

莊。居邑莊居人皆驚曰此邑形無來獄之發者檢
官何為以來上下莫不驚訝通判直入坐處軒命捉入
二裴吏問以崔田汝有子女乎對曰小人無子只有一女
年及笄病死葬已近十年矣又問曰葬於何處對曰距
官府十里許地矣通判使之肩椰兩使兩吏立於馬頭直
往其女之葬處掘塚碎棺而出屍則面色如生其官
見衣裳一如巡使之言仍使解束脫衣而檢屍則無傷處之可
執更使合面檢之則背上有石打之處皮肉破傷血猩淋漓
乃仍是定實因憑倦檢狀以崔兄弟及夫妻出付刑吏使之
上送營獄疾馳而歸謁巡使盡說其事之不差巡使曰然
負仍促入裴吏兄弟夫妻自營庭施威嚴問則以終對以若
招之遂則曰使道明鑑如神小人何敢隱情乎小人之兄家

頻饒而兄子只有一女以小人之子立後則小人兄每曰吾將
小人有何券子之可言乎祖先奉祀吾亦可代行吾則得
女婿而章甫爲可云云而小人之兄嫂即厥女之庶母常常
憎其女故小人與兄嫂同謀以侄女失行偽言而使兄
欲殺之兄不忍著手小人乃乘兄出外之日與兄嫂縛侄
女而以石亂搗其背而殺之仍爲入棺故曰後兄入來先
以渠與某處總角潛奸見之捉後不勝羞愧至於自
決故已入棺云云則無奈何而葬于厥處者半十年而兄
則至于今認以爲然矣此是小人殺小人之子爲子而吞全
兄家財產之故也此外無他可達之辭矣又問以貴之妻
則所供之然仍爲成獄通判問曰汝道何由爲此獄之本
始尸體衣服及獄情意實何如是詳知巡使笑曰

叩庭通判已還去就魏寢見師影明藏寒風通骨師影
之背有一女子百拜而稱有所冤之聲問曰此人乎鬼乎
來知有何冤抑而無足來訴也一一詳陳女子泣而拜曰
某是深邑某吏之女也橫被惡名而因為人所打殺之一
生一死人之常事無之死乎在老人而但以閨中處子之身
蒙被累名而死是千古至冤之事也無我伸雪冤於此
使道兩人皆精魄不足難以訴冤今使道則精魄有異
於他也於不避猥越敢來訴冤為望伸雪焉甚快諾
則其女子出門而滅於吾心竊謂之請通判而檢行者
此也云爾

◐崇禎甲申以後皇朝遺民之東來者甚多有一仕宦
人削髮衣緇而來波京寓過半年忽謂其上佐僧曰吾

聞帷徒宋相某方贊助國家大議鎮岑申生亦預其
事云此是吾日夜所冀望者也吾將見此兩人云何如
擇乃與上佐向帷德來及半程路逢尨蒻之上京仍合
掌而拜于馬前先生仍下馬欣然而曰吾與禪師每々
相逢於路次甚可恨也禪師亦當向洛守入洛之日
必來訪於所住處以為從容琱琢之地僧曰諾矣之相別
而行其僧顧謂上佐曰宋相一舉目而已知我之有心人
且去察其狀兒可謂英雄百事皆做底副吾願矣莫尚
鎮岑見其申生之何如人仍向鎮岑訪申生之家及門前
舟村方對午饌欣然而笑曰禪師從何而來也斯速升堂
其傳再三先辭舟村心喻而手自推乃裾而上之坐定舟村
曰禪師遠來必有所思吾家貧無以別供一菜可與我

英虞一盃飯僧辭曰小僧俄於客店已饒飢不要俯令舟村曰主人既對飯而何可使客闕飯乎强進之英虞甚欣歎之心無異於平生知回僧告辭而退出門謂其上佐曰此人亦可當大事之人朝野俱有此等人何患大事之不成然而安有大有為之君然後可用此等人物者第觀。主上之何如也更留京數月　孝廟適親行閱武於露梁之上僧從觀光人叢中一瞻　天顔急向靜僻處放聲大哭上佐驚怪而問則抱涙而言曰吾之一生苦心今焉已矣吾觀主上天日之表可謂英傑聖明之主可以有為而但死氣滿面壽限盡於今年之內天乎天乎既出此人又何奪之速也哀痛不已其後一旬之間　孝廟賓天而其僧不知去處云矣

○李貞翼公少時射獵于山間逐獸而轉入深山日勢且暮四顧無人家心甚慌忙按轡而尋草路歷盡數崗則到一處則山凹之處有一大瓦家〔仍下馬叩门則無一応者居食頃女子自内出曰此处非客子〕聲注之地公遂出去公見其女子則年可廿餘而容〔見〕端麗公對曰山谷深矣日勢暝矣虎豹橫行之地千辛尋覓人家而來則如是拒絶何也女曰在此則應有必死之慮故也公曰出門而死於猛獸寧死於此處仍排門而入女子料其無奈何遂延之入室坐定公問其可不留之故女曰此是賊魁之居也妾以良家女年前爲此賊魁所擄累在此幾年尚不得脫虎口賊魁適作獵行姑未還夜久必來若見客子之留此則妾與客俱當受首於一劒之刃客子不知何許人而空此浪死於賊魁之手豈不可笑

曰死期挂道不可闕食夕餉斯速備來女子以賊魁之飯
進之以能喫後仍抱女而臥其女牢拒曰如此而將於後
患何以曰到此地頭前之亦反不前亦反靜息無合之際男
女同處一室雖欲別嫌人孰信之死生有命悲惻何益仍
與之交偃臥自若數食頃忽聞剝啄之聲又有御搖之
聲其女戰慄而面無人色曰賊魁至矣此將奈何公聽若
不聞而已一漢身長十尺兩目如江狀眼雄偉威風獰悍
手執長劍半醉而入門見公之臥高聲大叱曰汝是何許人
敢來此處奸人之妻公徐曰入山逐獸日勢已昏寄宿
於此賊魁又大叱曰汝是大膽既來此處則當于外廊何
也何敢入內室而犯他人之妻已是死罪汝以君子而見主
人不爲禮偃臥而見之此何道理乎如是而不能畏死乎

公曰到此也頭吾雖直白一正男女今席而坐汝豈信之乎
人之生斯世必有一死々々何足懼也任汝為之賊魁乃以大索縛
公懸之樑上顧語其妻曰廳上有山獸之脯來者汝須洗
而烹來其女戰々出入拿刲山豬麞鹿等肉爛熟而盛于
一大盤以進之賊魁又使進酒一大盃連斟數盃拔劍切肉
而啗之須臾以一塊肉插于劍芒曰何可置人於傍而獨喫乎
渠雖當死之漢可使知味仍以劍頭肉與之公開口受而啗之
少無難慮恐懼之狀賊魁熟視曰足可謂大丈夫矣公曰冤
殺我則殺之可也何為遷延又何大丈夫小丈夫之可言乎賊
魁擲劍而起解其縛把手執坐曰此君之天下奇男子者
形見之矣將大用於世為國干城矣吾何以求之從今以後
吾以郎君許之彼女子雖是吾之家眷君既近之則郎君

之困春也君何可更匠也且庫中所積之財帛一付之君々
其分辞焉丈夫有意於世矣無錢帛何以營居君則從
此逝矣日後必有大厄君必救我語罷飄然而起仍不知
去向也以其馬載其女且既上所繫馬盡載錢帛而出
此其後之顯達以訓將兼捕將時自外邑提上一大賊魁
將按治之際細察其状貌則即其人也乃以此事奏達
于攝前仍得放而且之後例次々推遷至於登科式位
至䅈任云爾

古有一宰相有同研之人文華贍敏而屢屈科場家計
貧寒窮不能自存宰相適出外補其東伴其友来見
乘間而言曰今監官為其東伴居則君可以得聊頼之
資非但聊頼可以延過平生矣宰相曰吾之作宰助

君衣食之資可也何以足過平生乎此則妄想也其人曰
非爲令監之多給錢財也（日者東和也矣以給我則如矣宰相）安東都書員吏役之優窠
豈有些些許給於京中儒生耶此則雖官威恐無以得
成矣其人曰非爲令監之奪而給之也吾先下去當付吏
案既付吏之後有何不可之理耶宰相曰君雖下去吏窠其
可容易付之耶其人曰令監到任後民訴題辭煩呼之
刑吏如某不得書之則罷之汰之又以此等刑吏之守廳治首吏
每每如此則自有可爲道理凡干文字上如出於吾手則必稱
善如是過歲月出令以刑吏試取無論時任及閑散文筆
可堪者幷許赴而試之則吾手自然居首而得爲刑吏矣
刑吏之後都書員一窠今付則好矣若然則外間事吾
吾、隨聞隨錄以進令監可得神異之名矣宰相曰若然

則第為之也其人先期下去於該邑逢吏寄食旅舍從來
吏廳或代書役或代看檢文書既詳明文算又優於諸吏
皆待之使之寄食於吏廳庫直而客於吏廳諸般文字與之
相議新官到任之後盡庭民訴口呼題辭刑吏來
及受書則必提下猶根目之間受罪者不知其数至於報
狀及傳令必執煩而嚴治又拿入首吏以刑吏不擇每日治
之以是之故吏廳必逢難難刑吏無敢近前文狀去來此人
之筆跡如入去則必如無事以是之故一廳諸吏惶恐此人之
去也一日本倅令付首吏曰無於在後時間本邑素稱文鄉以
今所見可謂寒心刑吏無一人可合者自此廳令時任吏及
邑底人之有文筆者試才以入首吏承命而出題試之以諸
吏文筆入覽則此人居然為魁之仍問曰此是何許吏也

對曰此非本邑吏即隣邑退吏來寓於小人之廳者也本
倅曰此人之文筆撥勝聞是請差吏役之人也則無妨
於吏役其他吏輩而差刑吏也首吏體甚言差之自是
此吏稱自辦行自其吏之差刑吏一來有發責治罪之
峯自首吏以下始乃致心廳中無事及到差任之時特
邑都書員峯行更無一人敢有是非者其吏畜一妓
爲妾買家而居無於文牒去來之際必躬外同所聞風
之方席而出本倅暗持見之此是之城民隱吏奸弊之
也神吏民皆慴伏明年又使邑都書員兩年所得贓
至爲辭仝暗ゝ損送京第本倅於歸送之前一日夜因
棄逃走吏驅且皆追ゝ首吏入告則曰與其妾偕逃
守對曰棄家弃妾單身逃走矣曰或有所逋乎曰无

吳田世則亦是怪事自是浮屠孫爾任之可也云矣其
人還家買宅買土家計甚饒後登科典州邑云爾

◎

古有武弁以宣傳官侍衛於春塘臺試射濟牧之窠
狀適入來矣武弁因請同僚曰吾若得除濟牧則豈
不為千古第一流天下大貪乎同僚笑其愚癡矣
上聞之下詢誰發此言耶武弁不敢欺乃伏地奏曰
是乃小臣之言也　上曰萬古第一流豈有天下大貪之
理哉天下大貪何可為萬古第一流耶武弁俯伏對曰
自其有術矣　上笑而許之仍特敎超拜濟州牧使
而敎曰汝第往為千古第一流天下大貪不然則汝伏妄言
之誅矣武弁承命而退斂家多貲真麥來粟以捲于水
盛于大籠中露作三駄而餘外暑于衣服封而已辭朝赴

但只無偏從人隨行聽訟均平朝夕供饋之外不進一
盃酒療有條有爭付之筆墨上產一毫不取如是過
了一年吏民皆愛戴無補設邑後初覲之善政清白
吏云令行禁止一境晏然一日忽有身病閉戶呻吟過
數日病勢大漸食飲全廢臥病室中痛聲不絕鄉所
及吏校輩三時問候而不得見面首鄉及中軍懇乞
曰病患症勢未知何祟而此邑亦有醫藥何不診治太守
喘促而作喉間聲曰吾之病源吾自知之有死而已君輩
勿須問也諸人曰願聞症勢之如何太守良久强作聲而
言曰吾非少時得此病世業家產盡入於此病之藥治
近廿年更不發故謂之快差矣居到無可治之道只俟
死期而已諸人强問何症而藥是何料使道病患如此無

論邑村雖剖股剜心無有辞焉且升天入地亦求藥
餌矣只顧指示藥方太守曰此病即丹毒也藥劑牛黄
也以牛黄幾十斤作餅遍付一身無慮三四次改付新藥亦
四五日可瘳矣而本邑之家勢稍饒者以是之故一敗塗地
矣今於何處更得牛黄而付之一身乎諸人曰此物本邑
所產之易求者也有鄉因出而漂今各面以為此此倍司
之病患苟有可瘳之方則吾輩固當竭力求之況此
藥乃是邑產而不賣者也無論大小民不計多少隨有隨
納人民輩聞令爭先來納一日之間牛黄之來納不知幾
百斤億從度以盛于籠以所駄積子餅摂之無日以蒸餅
盛于兜裡之于地口人或近之則熱氣所熏面目皆傷不可
近也如是者大六日病勢稍差因起而視事處事之沈又

後世前漏於兩班濟氏立碑而悲之上京後販此藥獲累千金蓋濟州之牛十則牛黃三爲八九則是三姑牛黃也賤此人知此事積而種備撫牛餅而行用官隸不敢近而自遠見其黃退以爲牛黃也此人以是而家計殷富云年前柳參判之除濟牧余取別焉仍回斥行果黙去撫牛餅者云相與一笑耳

○海豐君鄭孝俊年四十三鰥寡無依喪妻三而只有三女無一子以寧陽尉之曾孫本家奉祀之外又奉魯陵及顯德王后權氏魯陵王后宋氏三位神主而無以備香火在家甚飢每日從遊於講居李長使進慶家以賭博爲消遣之資李郎判書儀之孫也時以堂下武弁日與海豐賭博矣一日海豐愀然而言曰吾有衰

也之言君其信難忍李曰君與吾如是熟親必有付
難從之請乎第言之海豐嘎嚅良久乃曰吾家非但
累世奉祀且奉至尊之祠宇而吾今鰥居無子絶祀
必也豈不矜悶乎如非君則吾何以開口君其悄問我情
勢能以我為女婿乎李乃勃然作色曰君言真乎假乎吾
女年今十五何可與近五十之君作配乎君言妄矣絶勿
更發此沒知覺必不成之言也海豐滿面羞愧無聊而退
自此以後更不往其家矣其後十餘日夜李兵使就寢矣
合夢中門前撓〻喧遠〻有警蹕之聲一位官服者入來
曰大駕駐幸于君家須即出迎李慌忙而下階俯伏于庭
已而少年王者端冕珠旒來臨于大廳之上命李近前
而教曰鄭某欲與汝結親汝意如何起伏而對曰 聖

教之下焉敢違咈而但臣之女年未及笄鄭是三十年長其何以作配乎教曰年齒多少不須較計必須成婚可也仍還宮李乃恍惚而覺即起入内則其妻亦明燭而坐問曰夜未曉何為入來李以夢中事言之其妻曰吾夢亦然大是怪事李曰此非偶然之事將何以為之其妻曰夢是虛境何乃信之云矣過十餘日後李又夢大駕又臨而玉色不豫曰日前有所下教者何尚今不奉行乎李惶感而謝曰謹當商量為之乃覺而言于其妻曰此夢又如是此必是天意若逆天則恐有大禍也將若之何其妻曰夢雖如此事則不可成矣何忍以愛女作寠乞之人四室乎此則毋論天定與人定死不可從矣李自此之後心甚憂恐寢食不安矣過

十餘日後夜　大駕又臨于夢曰向所下教於汝者非
但天定之緣此是多福之人也於汝無害而有益者也余
屢次下教而終是非違此何道理將降大禍於汝家
李乃惶恐起伏而對曰謹奉　聖教矣又教曰此非汝所為
專由於汝之妻頑不奉命當治其罪仍下教拿下要時
間大張刑具拿下其妻而數之曰汝之家長欲從吾命乏汝
獨持難而不奉命此何道理仍命下刑至四五杖而止
矣李妻惶恐而哀乞曰何敢違越謹當奉教矣仍俾
刑而還宮李乃驚覺而入來則其妻以夢中事言之
捫膝而坐膝有刑杖之痕李之夫妻大驚恐相與議定而翌
日請海豊曰近日何久不來云則海豊即來矣李迎謂曰
君以向日事自外而不來耶吾於近日千思萬量非吾

則此世無濟君之窮困吾雖誤却吾女之平生斷當送
歸于君家矣君為吾家之東床吾意已決寧有他說
柱單不必相請氏庚書之可也仍以一幅簡給而書之仍
於座上披曆消吉丁寧相約之送翌日之朝其女起寢
而言于其母曰夜夢甚奇嚴君博友鄭生忽化為龍
向余而言曰汝受吾子吾以開裙幅而受十竜五箇蜿蜿
虵虵於裳幅之上授受之際一小龍落于地折項而死豈
不怪乎父母聞其言而異之及入鄭門遂年生産産純男五
人皆長成次第登科一男二男位至判書三男位至大司
諫四男五男俱是玉堂長孫又登第於海豊之生前其
婿又登科海豊以五子登科加一資位至亞卿享年九
十餘孫曾滿前其福祿之盛世所罕比其第五男以書

快赴燕回路未出柵而作㡌於其柩遂時海豐尚在果
符夢中之事其夫人先海豐卒而從海豐窮時適
於君寓之家逢一術士請人背問前程海豐掃不言
主人言曰此人相法神異何不一問海豐曰貧窮之人
相之何益術士熟視曰遠位非是居雖如是困窮其
福祿無前先窮後通五福俱全之相座上人皆不
及之是其後果符其言海豐初娶時醮禮之夕夢入一
人之家則堂上排設一如婚娶之儀但無新婦覺而
訝之喪妻而再娶之夜又夢入其家則又前夢而所
謂新婦未見襁褓之兒年近十餘歲而稍長矣又喪
妻及四娶李氏入門見新婦即向來夢見之兒也凡事
皆有前定而然也李兵使今中下教之君上乃是

端唐三角

近原府洸県李光庭為揚牧時春一鷹係獵夫每作山行一日獵夫出去往前而還傷足而行塞出怪而問之笑而對曰昨日放鷹獵雉々逸而鷹逃四面搜致則鷹坐某村李屋首門外大樹上收銀章呼鷹而臂之將欲還路之際忽聞籬内嗌撮之聲於自籬間窺見則有五箇處女豪健如壯男揉相摩而來氣勢甚猛好意甚武被打急避身足滑而傷時日勢差昏心甚訝之隱身於籬下最樾之中而聞之則其五處女相謂曰昨日適嚴隱不當作太守戲辛今日議甚中大處女年可近三十高坐一石上其下諸姓女各稱座首刑房吸唱使令名色侍立於前而已太

守處女出令曰座首拿來刑房處女呼吸唱處女
而傳令吸唱處女呼使令處女傳令付使令處女
承命而捉下座首處女〻〻拿而跪于庭下太守
處女高聲數其罪曰婚姻人之大倫也汝之赤女
年已過時則其上之先從可知矣汝何為而使汝
之五女空然并作廢倫乎汝罪當死座首處女
俯伏而奏曰民豈不知倫紀之重乎然而民之家
計赤立婚具實無可辦之理矣太守處女曰婚
姻稱家之有無以具單衾勺水成禮有何不可
之理乎汝言迂闊矣座首曰民之女非一二人郎
材亦無可求之處矣太守處女曰汝若誠心廣求
豈有不得之理乎以鄕中所聞言之某邨之宋

座首吳別監某里之鄰座首金別監崔鄕所宗
皆有郞材如是則可定汝五女之匹矣此人輩與
汝地醜德齊有何不可之理座首曰謹當依下教
通婚而彼必以民之家貧不肯矣太守曰汝罪當
答而今始十分參酌斯速定婚而行禮可也不然後
當嚴處矣仍命拿出五箇處女仍相與大笑一
閧而散其狀絕倒仍以作行寄宿於旅舍今始還
來矣延原聞而大笑召鄕所問李座首來歷與家
勢子女之數則以爲此色曾經鄕所之人而家勢本
貧無子而有女子家貧之故五女已過時而尚未成
婚矣延原即使禮吏告目而請李座首以來未幾
李座首來謁公曰君是曾經首鄕而爾李云吾歟

共之議邑事而未果矣仍問子女之數則對曰民有
道濟家未育一子只有無用之五女矣問俱已婚
家否對曰未成禮婚矣又曰年各幾何對曰第五女
已過時矣公乃以儀所聞太守處女之令付一〻問之
則其答果如座首處女之答出名數某某座首某別
賢其鄉所之家而傳太守處女之言而言曰何不
通婚也對曰渠必以民之家貧不肯矣公曰此事吾
當屈閭矣使之出去又使禮吏請五鄉所而問曰君
家俱各有而村云然否對曰果有之問已成娶否
對曰姑無處婚處矣公曰吾聞某里某座首家
有五女云何不通而結婚乎五人躕躇不即應公
正色曰彼鄉所此鄉所門〻相適君輩之不欲只較

貧富而然也若然則貧家之女其將偏契而老死乎
吾之年信此君輩何必不必之也既發此說則君輩
為難不從乎乃出幅簡使風盂于前五人之前各書
其子四柱也聲色俱厲五人惶感俯伏田灌奉教
仍各書其子四柱以納云以其年紀之多少定其次
女之次第仍饋酒肴又各賜苧布一疋田以此為道
袍之資又分付田李家五處女之婚具自官備給
李家功處也即使擇日期在數日之間仍送人布帛
錢穀使備婚需伊日亦出往李家墻幛布陳等
屬自官庭設列五卓於庭中五女五郎一時行禮觀
者如墻無不欽歎延原之積善其後承繁衍而
顯達而此皆由於積善之餘慶云爾

◎金監司織鄉南谷稱名金得臣之父也自少精通於推數多奇中神異之事仕宦朝廟弘文校理晚時無之犯病解官卜居于龍山之上杜門晦跡謝絕人跡一日侍者入告曰南山洞有洪生請謁云矣金公謝曰尊客不知此漢之病廢而狂顧守人事之廢絕已久矣尊無以迎接甚可悵歎云而送之金公平日無以自家四柱推數平生則當得水邊人之力可免大禍是以思來客既是水邊人則斯人也無乃有力於我急使侍者追於中路此是洪紫遠也洪生隨其如還來則金公連忙起迎曰老夫廢絕人事者久矣尊客枉屈適有採薪之憂有失迎拜之禮點愧無地矣客曰前未承顏而竊聞長者精通推數云不

廼猥越敢來以質某以四十寒儒命道崎嶇乎此
之來欲一質正於神眼之下矣仍自袖中出四柱而示
之且曰某之來時有一親切之友又以四柱托之難以揮
却不得已持來矣金公一一見之極口稱贊曰富貴壽
前不須更問矣最後客又出示一四柱曰此人不願富
貴只願平生無病穩且欲知壽限之如何而已瞥眼
一覽即命侍者鋪席具案起整冠服斂膝跪坐
以其四柱具三書案上焚香而言曰此四柱貴不可言
有非常人之命數可不欽敬哉沈生欲告退公曰老
夫病中甚亂難遣尊客幸此暫留以慰病懷可也
仍使之留宿至夜深無人之際公乃促膝而進前曰
某實抱病老夫不幸出身於此時曾有榮跡於

朝廷者暁而惚恍牡門病變而朝庭之翻覆不久
矣君之来質吾以頌畧章句相外而欺我以實言
之可也沆生大驚曰此事可惑也無疑慮将以何日
舉事亦定於某日矣公沆吟良久曰此日者凶者矣
此等大事擇日有來破狼日之然後可矣某曰吾於
此事則老矣風氣大事不可矣某當為君更擇吉日矣
仍披曆熟視曰三月十六日果吉矣此日犯破狼舉事
之際亦必先有告変之人而必無所害畢竟無事順成
矣亦以此日舉事可也沆大異之乃因差然公之名字謹
書録入於吉輩録名冊中矣公曰此則非所願但明
公成事之後幸救垂死之命俾不及禍是所望也沆
快諾而去及至更化之日多以全公之罪不可原言之

省家洗乃極力救之趙拜嶺南伯兩年公嘗以自家
四柱問中原術士則書以一句詩曰花山騎牛客頭戴
一枝花云云莫曉其義及爲嶺伯巡到安東府猝患疾
病遍問遠邇却之則或以當日倒騎黑牛則即瘳云云
乃依其言騎牛而閑行庭中纔下牛而卧房內頭痛劇
甚使一妓以按之問其名則對以一枝花公忽憶中原人
詩句歎曰死生有命乃命鋪新席換着新衣盛服正
枕而卧悠然逝是日三陟倅某在衙忽見公盛騶從
入門驚而起迎曰公何爲而越他道來訪下官也公笑
曰我非生人俄者已作故方以閻羅王赴任之路歷見
君而且有所托者某方赴任而恨無新件章服君其
平日之誼幸爲辨備焉三陟倅心知其虛誕而困

其疏請出箋中繳一疋而給之則金公欣然受之告
辭而去三淸伴大驚訝送人探之則果於是日金公
殁於東府也到所矣以是之故金公爲閻羅王之
說遍行于世朴久堂長遠與金公之子栢谷切親之友
也曾於北京推數以來則書以某年某月當死云云矣當
其月初正委送人馬邀栢谷以來授以一張簡而書之栢
谷曰書以何處久堂曰欲得君之一札于尊丈前矣栢谷恍
惚不書久堂曰以吾爲延年勿論延與不延常爲我書之
再三懇乞栢谷不得已舉筆久堂口呼而使之書曰某
之切友朴某壽將至何年矣幸伏望特垂矜憐俾延
其壽云云而外封書父主前 內封書以子某白云云書畢
久堂淨掃一室與栢谷焚香焚其書曰片已後吾祝免

矣果總度其年過數十年後始發事迹靈誕而金
公之精魂大異於人矣其後無夜獻饌章燭燈炳炷
來於長衕駱衕之間或逢知舊則下馬而敘懷一日之
夜一少年曉過駱衕逢金公於路上問曰今監將何業
曰今夕是忌日也祭物不潔來
將欲繼帳鋪而設仍忽不見其人即往其家々在倉衕
主人羅祭而出矣以其酬酢之言傳之於客大驚直入
內庭遍審祭物無不潔之物而餅餌之中有一人毛髮
家驚悚其後又有一人逢於路則金公曰吾曾借覓他人之
綱目而未及還常懸券幾張金公有扶乩者曰後
還送之時然或不審則金公有遺失之慮須以此
言傳于吾家須詳審而送可也其人欲傳其語於家
搜見綱目則金公當果有之人皆異之其外多有神異

之事而不能盡記焉

◎金僧義住于鎰之妻不知誰家女子而自于嫁之日一無所事日事晝寢其舅誡之曰汝既作婦而但不知爲婦之道是可欠也大凡婦人皆有婦人之任汝既出嫁則治産業産可也而乃不此之爲日以午眠爲事乎其婦對曰雖欲治産赤手空拳何所藉而營産乎其舅聞而給之即以租穀二十石女婢四五口牛數隻給之曰以此則庶可營産之資乎對曰是矣仍守如近前日今則汝業既屬之於我當從吾之措揮汝可駄穀於此牛入茂朱某處深峽中伐木作家以此租作農糧而死主山谷中勤耕火田每秋以所出節穀來告於我案則作來儲且無年此是可也好將業永爲而向茂朱

而去居数日後對金公而言曰男兒手中無錢則百事不成何不念及於此公曰吾是倚下人事衣食皆賴於父母則錢穀從何以辦出乎婦曰窮閭洞中李生某家積累萬財貨而性嗜賭博云郎君何不一往以千石之露積一塊為賭乎公曰此人以博局一手有名於世吾則手法甚拙此等何可生心為賭乎婦曰此易與事耳第以博局持來仍對局陳法曉然莫其婦曰今則優可賭博君子須以三局兩勝為賭初局則佯輸而二三局則僅僅決勝既得露積彼必欲更決雌雄此時則出神妙之手使彼不得下手可也金公然其言明日躬往其家請賭博局則其人笑曰君與我居在洞閭未聞君之賭博矣今忽來請必何故也且君非吾敵手不必對局金公曰對局行馬然後可定

其高下何如願先作罷棊仍強請至再至三其人曰若勝
則吾於手人生對局賭則如賭以何物為博債乎公曰
君家有千石露積者三四塊以此為賭可乎其人曰
吾則以氏為賭君以何物為賭乎公曰吾亦以千石為
賭其人曰君以侍人陸之下人不少之穀從何辦出乎金公
曰此則決勝負然後可言之吾當不勝則千石穀豈不
擲當乎其人勉強而對曰對局以兩勝為限初則金公
佯輸一局其人笑曰勝矣君非吾之敵手者不云乎金公
曰猶有二局第又對局李生心甚異之又復對局則輸
二局矣李生驚訝曰異哉寧有是理既許之千石不
可不給即當輸之第又更賭一局金公許之復對博
局始出神妙之手李生勢窮力盡不得下手金公笑而

罷歸對其妻而言則妻曰吾已料知矣公曰既得比矣
将焉用哉妻曰君子之所親人中窮婚窮喪及貧不能
資者量宜分給毋論遠近貴賤如有豪傑之人則與之
許交而逐日邀來則酒食之費妾自辦備矣金公如其
言行之一年其婦又請于其舅曰如将欲事農業籬外五
日耕田可使許耕乎其舅許之於是耕田而遍種瓠樹待
熟而作斗容瓠使之着漆如是充五间庫又使冶匠鍊出
二箇斗容瓠使様本并置于庫中人莫曉其故及壬辰倭寇
大至婦謂金公曰吾之平日勸君子以恤窮濟貧交結英
男欲於此等時得其力故也君子創起義兵則舅姑避
亂之所吾已經紀於茂朱地有屋有穀庶不貽君子之
憂矣妾則在此辦備軍粮使勿乏絶也金公欣然從

之遂起義兵遠近之平日受恩者皆來附旬日之間
得精兵四五千使軍卒各佩漆匏而戰及其回戰之
時棄遺鐵鑄之匏於路上而去倭兵見而大驚曰此乃軍
人人佩此匏其行如飛其勇力亦可知遂相與戒飭無
敢攫其鋒以是之故倭兵見金公之軍則不戰而披靡
金千鎰多建奇功蓋夫人贊助之力也

◎清風金氏祖先中葉甚微金和順某居在廣州肆覲坪
而甚貧賤人無知者趙樂靜錫胤適北謫而居自京中新
居移丹陽未幾來金之家適有網目趙聞而願借刈
請之已久而終不還之樂靜心竊訝之意其吝惜而不借
矣時當重五日趙氏婢子自金氏家而來言曰俄見金氏宅
行祀之儀甚簡行祭祀如吾上典宅祭祀祭需饌豐盛

閑不及於金氏宅神道亦不等之金氏宅内神其詳〻如
降教矣樂静夫人同其由刻其婢曰我往金氏乞方歎
行㫫祀廳上階下皆已洒掃無半點塵垢金曰外淨
洗契於此重包而沐浴一身後着之鮮新件席於上〻
置丹于其丹子上陳設祭物不過飯羹果蔬果品而已光
数錯以而易足極精出主而其夫妻獻酌拜跪皆有法度
藏敬備至小人立其傍自不覺毛髮竦然既見神是之來格
者之主人宅祭祀比之雅此可謂有如不祭之歟其爲祭祀今日
始見之矣云夫人以其言傳于樂静始知綱目之不即備盖
以行祀之法也金家無床卓以此丹代用法也樂静聞而
異之即往見金氏而賀曰聞君有至行又有條慶矣可不
欽歎吾欲識娶令胤未知可許否金大樂而許之金私

順受學于畢靜門後又爲非潛路門人以學行著登陸
仕自其子監司至始顯達後有三世五公爲大家云焉
湘中一主人行子婚於婦家五六十里地新郎罷醮禮夜
入新房與新婦對坐夜將深一聲霹靂後門破碎忽
有一大虎突入房中攬新郎而去新婦蒼黃急起乃抱虎
後脚不舍虎直上後山其行如飛而新婦以限死隨去不計崖
巒之高下荊蘇之叢樾衣裳破裂頭髮散亂遍身流血
猶不捨行數里虎亦氣盡仍拋棄新郎於崖之上而去
新婦始乃收拾精神以手按撫身體則命門下微有溫
氣四顧察視崖下有一人家後窓微有火光度其虎行之既
遠乃尋途而行開後戶而入則適有五六人會飲肴核狼藉
忽見新婦之入滿面脂粉血汗而凝遍身衣裳隨處裂

壻之郎一女鬼諸人皆驚仆於地新婦乃曰我是人也
到住辛勿驚動後既有人方在死生未分中幸已急救
諸人始扶擡驚魂一齊秉火而上後既則果有少年男
子殭臥床上氣息將盡諸人始審視則不是別人乃
是主人之子也主人大驚擧而臥之房內灌之藥水等物
數須後乃甦壻家始則驚惶終爲慶幸蓋新郎之父
後追婚行而適會儕友而飲酒之際而郎其家後入
女子乃欲爲新婦迎置于內房饋飲以粥翌日通于
婦家兩家父母莫不驚喜歎其婦之至誠高郎鄉里
里多士以其事呈官呈營至承旌褒云爾

○權判書禧在州時奉祀孫也居在連山豊谷以孝聞
於世年四十而死亂家數喪而以胸膈間有一線微氣

故姑未斂殯是過一日忽爾回生而言曰吾死而見所見則
世人所云冥府之說果不虛矣吾於病中精神昏昏忽爾
鬼卒高聲而呼我姓名驚訝而出門隨鬼卒而行不知
東西但見大路闊而長行幾里到一處則有些官府樣吾
則立於門外鬼卒先入而告曰權某提來矣使之拿入吾
俯伏於庭下則有一大殿坐王者向鬼卒曰提來於何處
對曰提來於連山地矣如王者厲聲叱曰吾使汝提來於
水原府不孝子權姓人矣何為誤提連山孝子權姓人也
此人壽限已定於八十尚有四十年斯速還送鬼卒惶感
而駐命推我出門故吾以既入冥府不得一拜父母而故心甚
痛骸也勉強而出道見兩箇童子遊戲於路傍見我而欣然牽
衣欲隨行熟視之乃是前日夭逝之兩兒也心甚悽愴更入門而懇々

乞於殿上人曰湯界三人入冥府而還放則此是不易得之機也
既入而未得見父母而放則此豈人情也哉伏望暫許使之一面
殿上如王者掉頭曰此則不可〻〻斯速出去吾乃再三涕泣
而哀乞終不許吾乃懇請兩兒之率去則又不許曰汝之命數
自來[無]不可以許如欲率去則一童當使托生於尚州吏金姓
人家矣汝可於後日率去於湯界上吾無奈何出門則兩兒
号哭欲隨吾鬼卒所逐心甚慘痛且以一見父母之意懇
請于鬼卒曰雖不得一拜可指示我所住處鬼卒指一處小亭
曰此雖相望之地去路甚遠不可以往仍促行吾以父母之不得
一拜兩兒之不得率去甚痛冤之際鬼卒自後推而仆于地精
神恍惚仍以驚覺矣云云人皆異之其後年果八十而無闕
以孝強聞常對人曰尚州金吏家兒欲率來見之而不知在

字之爲誰其事甚妖誕而未果云矣

○高裕尙州人也爲人剛直廉槩以文科累典州郡而官人不敢干囑其發奸摘伏之神如漢之趙廣漢到處以淸白著名其爲昌寧也前後殺獄之裁決事多神異時有僧薄有文華才藝者交結權貴以暴忠祠院長恬勢行悪所到之處守宰奔走風下雖以道伯之體重亦與抗禮小有違越則守宰每每罵辱道內監陟皆告於此僧之手賂槩各邑行悪寺殺刹無傳俗擧皆側目而莫敢誰何南朋適有事過昌寧開正門而入見本倅而不爲禮高裕頓使官隷納定使之捉下則其凌辱之說恐喝之言不一而足遂即地打殺居數日京中書札之來不可勝記皆以南朋爲托之趙尙書曮之名卷

伯也道内設酒禁以昌寧之不禁至有首鄉吏推給之
境高裕一日至營下使下隸買酒以來大醉而入見巡使
曰高寧一境雖有法禁不堪飲今來營下則無處不
醲可謂大酒下官盡量而飲云巡使知其意笑而不
答屢歷州郡一毫不取歸則食貧如初尚州吏屬一
人每以僮從相隨麾捧或有餘則必擧而給之其人以此
饒居高裕之歿後其孫不能聊生此時其僮人年已八十
餘一日謂其子與孫曰吾家之致此富饒者皆高官司之德
也吾非不知官司在時以錢穀納之[illegible]累請德設或納之必無
許受之理故忍而至今矣聞其宅形勢万不成說於吾輩之心
安乎人以背恩忘德天必殃之吾自初留意而買置某處畓
又有所儲錢矣將以此而納於明日須往其宅子孫書房主以請

來其子孫佯應曰諾及其日來言曰有故不得來云
矣此時高之孫適入城來歷路暫訪其家則其家之
子孫自外拜迎使不得接迎高生大甚而徹適逢邑
底親戚人言其痛瘢之狀其人來問於老者〻〻大驚
捉子與孫以杖鼓之使負乘轎騎而即詣其家待罪
門下高生驚訝而出見老者跪請下至其家接以酒肴
乃言曰小人之衣食無非先令監之德也小人爲貴宅
而當急經紀者茲以奉獻韋句辭爲仍出當券之
每年所收二百石及錢千兩手操而送之高生家因以
致富云尚州之人來言此事始末故茲以錄之
○古有外邑一士治送其子婚于濟邑而急患闕格而
死新郎係羅雖禮訃書乃至仍即奔喪而徹流喪

而將葬窆山地未定寧地師執山轉至其妻家後山
麓地師占山曰此地極佳而山下有班氏必不許矣
喪人左右審視則其下班氏即妻家也其妻家只
有寡居聘母子兄無男丁獨女也喪人因下去而拜其妻母
則妻母悲喜交至精備午饍而待之問其來由則葬
山爲對妻母曰他人固不可許矣君欲占山則豈不許乎
喪人乃大喜而告歸其妻母曰君既來此矣暫入越房
見女兒而去喪人初則強辭矣其妻母携手而入要其
妻對坐而出喪人始也羞愧忽有春心之萌仍強逼
而成婚雲雨纔退而出歸家後喪爲行喪到山下將下
棺之際其妻家婢子來告曰吾家內小上典方爲奔
喪而來矣從軍須暫避之而已其妻遂上山哭

於柩前而盡哀仍向表人而言曰其日君子之来也與
吾同寝而去不可無表迹須成手記以統我表人而義
騂責之曰婦人胡得亂言斯迹下去其女子俄不去曰
不得手迹之前死不得下去之々時表人之叔與諸宗會
下者甚多莫不驚駭其叔表心曰世豈有如許事乎
吾家亡矣汝若有此等駭恐之事須成統手記也曰
勢已晚從軍四散豈不很且於大事耶勸使書給表
人而得已書統手記其女子始乃下去諸人莫不唾罵
及封墳返虞過三日後表人偶然得病仍以不起數
朔之後其寡妻之腹漸高滿十朔而生男子宗黨諸
里皆驚訝曰其家表人從行醮礼而奔表刻此兒從
何出乎云而疑訝未定其女子乃出其夫之手記而

示之世後是非大定人問其故則對曰儀羅離礼而奔
哭之後喪人發前來見其妻已是非礼及其相面
之時又以非礼逼之者又是常情之外又無常情則
其能久乎吾非不知以礼拒之而威叢種落強而從
之既以[illegible]此時夫婦之食合錦家內之人無有知
者矣夫死之[illegible]錄又隱醜誒而豈明無路以是
之故冒死是恥[illegible]亂於衆會之中者此也云云
人皆欽服其先見之[illegible]陵于後登科顯達而
當初媒師畏人窺知喪人無嗣早夭而擇者也以受
山蘆云云甫



